十一月
十三日

紅樓夢

二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46
4

文庫11
D 246
4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送宮花賈璉戲熙鳳　赴家宴寶玉會秦鍾

話說周瑞家的送了劉老老去後便上來回王夫人話誰知王夫人不在上房問了鬟們方知往薛姨媽那邊閒話去了周瑞家的聽說便出東角門至東院往黎香院來剛至院門前只見王夫人的丫鬟金釧兒和那一個經管了頭的小女孩兒站在臺磯上頑見周瑞家的來了便知有話來回因向內掀嘴兒周瑞家的輕輕掀簾進去只見王夫人和薛姨媽長篇大套的說些家務人情等話周瑞家

柳田家文庫
010190560568

的不敢驚動遂進裡間來只見薛寶釵家常打扮頭上只
挽着鬟兒坐在炕裡邊伏在小炕几上同了鬟鶯兒正描
花樣子呢見他進裡來寶釵便放下筆轉身來滿面堆笑
讓周姐姐坐周瑞家的也忙陪笑問道姑娘好一面炕沿
邊坐了因說道有兩三天也沒見姑娘到那邊逛逛去只
怕是你寶玉兄弟沖撞了你不成寶釵笑道那裡話只因
我那種病又發了兩天所以且靜養兩日周瑞家的道正
是呢姑娘到底有什麼病根兒也該趁早請個大夫認眞
醫治小小的年紀倒作下個病根也不是頑的寶釵聽說
笑道再不要提起爲這病根也不知請了多少大夫吃了
多少藥花了多少錢越總不見一點效驗後來還虧了一
個癩頭和尚專治無名之病因請他看了他說我這是從
胎裡帶來的一般熱毒幸而我先天結壯還不相干若吃
丸藥是不中用的他就說了一個海上方又給了一包末
藥作引異香異氣的他說發了時吃一丸就好倒也奇怪
這倒效驗些周瑞家的因問道不知是什麼海上方姑娘
說了我們也好記着說與人知道倘遇見這樣的病也是
行好的事寶釵笑道不問這方兒還好若問這方眞眞把
人瑣碎壞了東西藥料一概都有限易得的只難得可巧
二字要春天開的白牡丹花蕊心十二兩夏天開的白荷

花蕊十二兩秋天的白芙蓉蕊十二兩冬天的白梅花蕊十二兩將這四樣花蕊於次年春分這日晒乾和在末藥一處一齊研好又要雨水這日的天落水十二錢周瑞家的忙笑道噯喲這樣說來這就得三年的工夫倘或雨水這日不下雨可又怎處呢寶釵笑道所以了那裡有這樣可巧的雨也只好再等罷了還要白露這日的露水十二錢霜降這日的霜十二錢小雪這日的雪十二錢把這四樣水調勻和了龍眼大的丸子盛在舊磁罈內埋在花根底下若發了病時拿出來吃一丸用水二分黃柏煎湯送下周瑞家的聽了笑道阿彌陀佛眞巧死了人等十年都未

必這樣巧呢寶釵道竟好自他說了去後一二年間可巧都得了好容易配成一料如今從南帶至北現埋在梨花樹下周瑞家的又道這藥本有名字沒有呢寶釵道有這也是那癩和尚說下的叫作冷香丸周瑞家的聽了點頭兒因又說這病發了時到底覺怎樣寶釵道也不覺什麼只不過喘嗽些吃一丸也就罷了周瑞家的還要說話時忽聽王夫人問道誰在這裡周瑞家的忙出去答應了便回了劉老老之事畢待半刻見王夫人無話方欲退出去薛姨媽忽又笑道你且站住我有一種東西你帶了去罷說着便叫香菱簾櫳响處纔和金釧兒頑的那個小了頭

進來了問奶奶叫我做什麼薛姨媽道把那匣子裡的花兒拿來香菱答應了向那邊捧了個小錦匣兒來薛姨媽道這是宮裡頭作的新鮮花樣兒堆紗花十二支昨兒我想起來白放着可惜舊了何不給他們妹妹們戴去昨兒要送去偏又忘了你今兒來得巧就帶了去罷你家的三位姑娘每位二支下剩六支送林姑娘二支那四支給鳳姐兒罷王夫人道留着給寶丫頭戴也罷了又想着他們薛姨媽道姨媽不知寶丫頭古怪呢他從來不愛這些花兒粉兒的說着周瑞家的拿了匣子走出房門兒金釧兒仍在那裡晒日陽周瑞家的因問他道那香菱小了頭子

可就是時常說的臨上京時買的爲他打人命官司的那個小了頭子金釧道可不就是他正說着只見香菱笑嘻嘻的走來周瑞家的便拉了他的手細細的看了一回因向金釧兒笑道這個模樣兒竟有些像偺們的東府裡蓉大奶奶的品格金釧道我也是這麼說呢周瑞家的又問香菱你幾歲投身到這裡又問你父母今在何處今年十幾歲了本處是那處人香菱聽問搖頭說不記得了周瑞家的和金釧兒聽了倒反爲歎息感傷一回一時周瑞家的攙花至王夫人正房後原來近日賈母說孫女們太多一處擠着倒不便只留寶玉黛玉二人在這邊解悶卻將

迎春探春惜春三人移到王夫人這邊房後三間抱廈內居住令李紈陪伴照管如今周瑞家的故順路先往這裡來只見幾個小了頭兒都在抱廈內聽呼喚默坐迎春了鬟司棋與探春的了鬟侍書二人正掀簾子出來手裡都捧著茶盤茶鍾周瑞家的便知他姊妹在一處坐著也進入內房只見迎春探春二人正在窗下圍棋周瑞家的將花送上說明原故他二人忙住了棋都欠身道謝命了鬟們收了周瑞家的答應了回說四姑娘不在房裡只怕在老太太那邊呢了鬟們道在那屋裡不是周瑞家的聽了便往這裡屋裡來只見惜春正同水月庵的小姑子智能兩個一處頑笑見周瑞家的進來惜春便問他何事周瑞家的便將花匣打開說明原故惜春笑道我這裡正和智能兒說我明兒也剃了頭同他作姑子去可巧兒又送了花來若剃了頭卻把這花戴在那裡說着大家取笑一回惜春命了鬟入畫來收了周瑞家的因問智能你是什麼時候來的你師父那禿歪剌那裡去了智能道我們一早就來了我師父見過太太就往于老爺府裡去了叫我在這裡等他呢周瑞家的又道十五的月例香供銀子可得了沒有智能道不知道惜春聽了便問周瑞家的如今各廟月例銀子是誰管着周瑞家的道是余信管着惜春聽

了笑道這就是了他師父一來了余信家的就赶上來和他師父咕唧了半日想就是爲這事了那周瑞家的又和智能兒嘮叨了一回便往鳳姐處來穿夾道從李紈後窗下越過西花牆出西角門進入鳳姐院中走至堂屋只見小了頭豐兒坐在鳳姐的房門檻上見周瑞家的來了連忙擺手兒叫他往東屋裡去周瑞家的會意忙的躡手躡腳的往東邊房裡來只見奶子拍着大姐兒睡覺呢周瑞家的悄問奶子姐兒睡中覺呢也該請醒了奶子搖頭兒正間着只聽那邊一陣笑聲卻有賈璉的聲音接着房門响處平兒拿着大銅盆出來叫豐兒舀水進去平兒便進

這邊來一見了周瑞家的便問你老人家又來作什麽周瑞家的忙起身拿匣子與他說送花來平兒聽了便打開匣子拿了四支轉身去了半刻工夫手裡拿出兩支來先叫彩明來吩咐他送到那邊府裡給小蓉大奶奶戴去後方命周瑞家的回去道謝周瑞家的這纔往賈母這邊來過了穿堂頂頭忽見他的女兒打扮着纔從他婆家來周瑞家的忙問你這會子跑來作什麽他女兒說媽一向身上好我在家裡等了這半日媽竟不出去什麽事情這樣忙的不回家我等煩了自己先到了老太太跟前請了安了這會子請太太安去媽還有什麽不了的差事手裡是

什麼東西周瑞家的笑道噯今兒偏生來了個劉老老我
自己多事爲他跑了半日這會子被姨太太看見了叫送
這幾支花兒與姑娘奶奶們這會子還沒送完呢你這會
子來一定有什麼事情的他女兒笑道你老人家到會猜
着實對你老人家說你女壻因前兒多吃了幾杯酒和人
分爭起來不知怎的被人放了一把邪火說他來歷不明
告到衙門裡要遞解還鄉所以我來和你老人家商議商
議這個情分求那一個可了事周瑞家的聽了道我就知
道的這有什麼大不了的你且家去等我我送這林姑娘
的花兒去了就回家來此時太太二奶奶都不得閒兒你
回去等我這有什麼忙的他女兒聽說便回去了還說媽
好歹快來周瑞家的道是了小人兒家沒經過什麼事的
就急得這樣的說着便到黛玉房中去了誰知此時黛玉
不在自己房裡卻在寶玉房中大家解九連環作戲周瑞
家的進來笑道林姑娘姨太太着我送花來與姑娘戴寶
玉聽說便說什麼花拿來與我看一面便伸手接過來了
開匣看時原來是兩支宮製堆紗新巧的假花黛玉只就
寶玉手中看了一看便問道還是單送我一人還是別的
姑娘們都有的周瑞家的道各位都有了這兩支是姑娘
的了黛玉冷笑道我就知道別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給我

周瑞家的聽了一聲兒不言語寶玉問道周姐姐你作什麽到那邊去了周瑞家的回說太太在那裡我回話去了姨太太就順便叫我帶來的寶玉道寶姐姐在家裡作什麽呢怎麽這幾日也不過來周瑞家的道身上不大好呢寶玉聽了便和了頭們說誰去瞧瞧就說我和林姑娘打發來問姨媽姐姐安問姐姐是什麽病吃什麽藥論理我該親自來的就說總從學裡回來也着了些涼改日再親來說着茜雪便答應去了周瑞家的自去無話原來周瑞家的女壻便是兩府的好友冷子興近日因賣古董和人打官司故叫女人來討情分周瑞家的仗着主子的勢把

這些事也不放在心上晚間只求求鳳姐兒便完了至掌燈時鳳姐已卸了妝來見王夫人回說今兒甄家送來的東西我已收了偺們送他的趁着他家有年下送鮮的船交給他帶了去了王夫人點點頭鳳姐又道臨安伯老太太的生日禮已經打點了太太派誰送去王夫人道你瞧誰閒着叫四個女人去就完了又來問我鳳姐又道今日珍大嫂子來請我明日去逛逛明日到沒有什麽事王夫人道有事沒事都害不着什麽每常他來請有我們你自然不便他既不請我們單請你可知是他誠心叫你散淡散淡別辜負了他的心倒該過去走走纔是鳳姐答應了

當下李紈迎探等姊妹們亦各定省畢各歸房無話次日
鳳姐梳洗了先回王夫人畢方來辭賈母寶玉聽了也要
逛去鳳姐只得答應着立等換了衣裳姐兒兩個坐了車
一時進入寧府早有賈珍之妻尤氏與賈蓉之妻秦氏婆
媳兩個引了多少侍妾丫鬟等接出儀門那尤氏一見了
鳳姐必先嘲笑一陣一手攜了寶玉同入上房來歸坐秦
氏獻茶畢鳳姐便說你們請我來作什麼拿什麼東西來
孝敬(スヘヽ)就獻上來我還有事呢尤氏秦氏未及答應幾個媳
婦(テヲカ)們先笑道二奶奶今日不來就罷既來了就依不得你
了正說着閒話只見賈蓉進來請安寶玉因問道大哥哥

今日不在家麼尤氏道今日出城請老爺爺安去了又道
可是你怪悶的坐在這裡何不出去逛逛秦氏笑道今日
可巧上回寶叔要見我兄弟今兒也在這裡想在書房裡
寶叔何不去瞧一瞧寶玉即下炕要走尤氏便吩咐人小
心跟着別委曲着他例比不得跟着老太太過來就罷了
鳳姐道既這麼着何不請進這小爺來我也見見難道我
是見不得他的尤氏笑道罷罷可以不必見他比不得偺
家的孩子們胡打亂摔跌慣了的人家的孩子都是斯斯
文文慣了的不像你這潑辣貨形像倒要破你笑話死了
呢鳳姐笑道我不笑話就罷竟叫快領去賈蓉道他生得

腼腆沒見過大陣仗兒嬸子見了沒得生氣鳳姐啐道他是哪吒我也要見一見別放你娘的屁了再不帶來給你一頓好嘴巴子賈蓉笑道我不敢強就帶他來一會兒果然帶了一個小後生來較寶玉略瘦些眉清目秀粉面朱唇身材俊俏舉止風流似在寶玉之上只是怯怯羞羞有女兒之態腼腆含糊的向鳳姐作揖問好鳳姐喜的先推寶玉笑道比下去了便探身一把攜了這孩子的手就命他身傍坐下慢慢問他年紀讀書等事方知他學名叫秦鍾早有鳳姐跟的了蓉媳婦們看見鳳姐初見秦鍾故求備得表禮來遂忙過那邊去告訴平兒平兒素知鳳姐與

秦氏厚密遂自作主意拿了一疋尺頭兩個狀元及第的小金錁子交付來人送過去鳳姐還說太簡薄些秦氏等謝畢一時吃過了飯尤氏鳳姐秦氏等抹骨牌不在話下寶玉秦鍾二人隨便起坐說話那寶玉自一見秦鍾人品心中便有所失痴了半日自己心中又起了歹意乃自思道天下竟有這等的人物如今看了我竟成了泥猪癩狗了可恨我爲什麼生在這侯門公府之家若也生在寒儒薄宦之家早得與他交接也不枉生了一世我雖比他尊貴可知綾錦紗羅也不過裹了我這枯株朽木美酒羊羔也只不過填了我這糞窟泥濘富貴二字不啻遭我荼毒

了秦鍾自見寶玉形容出眾舉止不俗更兼金冠繡服艷
婢嬌童果然怨不得人人溺愛他可恨我偏生於清寒之
家那能與他交接可知貧富二字限人亦世界上大不快
事二人一樣的胡思亂想寶玉又問他讀什麼書秦鍾見
問便依實而答二人你言我語十來句後越發親密起來
一時擺上茶菓吃茶寶玉便說我們兩個又不吃酒把菓
子擺在裡間小炕上我們那裡坐去省得鬧你們於是二
人進裡間來吃茶秦氏一面張羅與鳳姐擺菓酒一面忙
進來囑寶玉道寶叔你姪兒年小倘或言語不防頭你千
萬看着我不要睬他他雖腼腆卻性子左强不大隨和些

是有的寶玉笑道你去罷我知道了秦氏又囑了他兄弟
一回方去陪鳳姐一時鳳姐尤氏又打發人來問寶玉要
吃什麼外面有只管要去寶玉只答應着也無心在飲食
間只問秦鍾近日家務等事秦鍾因言業師於去歲辭館
家父年紀老了有疾在身公務繁冗因此尚未議及延師
目下不過在家溫習舊課而已再讀書一事也必須有一
二知己為伴時常大家討論經能進益寶玉不待說完便
道正是呢我們家卻有個家塾合族中有不能延師的便
可入塾讀書親戚子弟可以附讀我因上年業師回家去
了也現荒廢着家父之意亦欲暫送我去且溫習着舊書

待明年業師上來再各自在家亦可家祖母因說一則家學裡子弟太多生恐大家淘氣反不好二則也因我病了幾天遂暫且就搁着如此說來尊翁如今也爲此事懸心今日回去何不稟明就在我們這敝塾中來我亦相伴彼此有益豈不是好事秦鍾笑道家父前日在家提起延師一事也曾提起這裡的義學倒好原要來和這裡的親翁商議引薦因這裡又有事忙不便爲這點小事來聒絮的實叔果然度小姪或可磨墨滌硯何不速速的作成彼此不致荒廢又可以常相談聚又可以慰父母之心又可以得朋友之樂豈不美事寶玉道放心放心偺們回來先告訴你姊夫姐姐和璉二嫂嫂今日你回家就稟明令尊我回去稟明了祖母再無不速成之理二人計議已定那天氣已是掌燈時分出來又看他們頑了一回牌算帳時卻又是秦氏尤氏二人輸了戲酒的東道言定後日吃這東道一面又吃了晚飯因天黑了尤氏說派兩個小子送了秦相公家去媳婦們傳出去半日秦鍾告辭起身尤氏問派誰送去媳婦們回說外頭派了焦大誰知焦大醉了又罵呢尤氏秦氏都道偏又派他作什麼那個小子派不得偏又惹他鳳姐道成日家說你太軟弱了縱得家裡人這樣還了得呢尤氏道你難道不知這焦大的連老爺都不

理他的你珍大哥哥也不理他因他從小兒跟着太爺出
過三四回兵從死人堆裡把太爺背了出來得了命自己
挨着餓卻偷了東西給主子吃兩日沒水得了半碗水給
主子吃他自己喝馬溺不過使着這些功勞情分有祖宗
時都另眼相待如今誰肯難爲他他自己又老了又不顧
體面一味的好酒喝醉了無人不罵我嘗說給管事的以
後不要派他差使只當他是個死的就完了今兒又派了
他鳳姐道我何嘗不知這焦大到底是你們沒主意何不
遠遠的打發他到庄子上去就完了說着因問我們的車
可齊備了衆媳婦們說何候齊了鳳姐也起身告辭和寶

玉攜手同行尤氏等送至大廳口見燈火輝煌衆小廝們
都在丹墀侍立那焦大又恃賈珍不在家因趁着酒興先
罵大總管賴二說他不公道欺軟怕硬有好差使派了別
人這樣黑更半夜送人就派我沒良心的忘八羔子瞎充
管家你也不想想焦大太爺蹺起一隻腿比你的頭還高
些二十年頭裡的焦大太爺眼裡有誰別說你們這一把
子的雜種們正罵得興頭上賈蓉送鳳姐的車出來衆人
喝他不住賈蓉忍不得便罵了幾句叫人綑起來等明日
酒醒了問他還尋死不尋死那焦大那裡肯賈蓉在眼裡
反大叫起來趕着賈蓉叫蓉哥兒你別在焦大跟前使主

子性兒別說你這樣兒的就是你爹你爺爺也不敢和焦
大挺腰子呢不是焦大一個人你們作官兒享榮華受富
貴你祖宗九死一生掙下這個家業到如今不報我的恩
反和我充起主子來了不和我說別的還可再說別的偺
們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鳳姐在車上說與賈蓉還不
早些打發了沒王法的東西當在家裡豈不是害親友知
道豈非笑話偺們這樣的人家連個規矩都沒有賈蓉答
應是了眾人見他太撒野只得上來了幾個揪番綑倒拖
往馬圈裡去焦大益發連賈珍都說出來亂嚷亂叫說要
往祠堂裡哭太爺去那裡承望到如今生下這些畜生來
每日偷雞戲狗爬灰的爬灰養小叔的養小叔子我什麼
不知道偺們肮髒折了往祖宗臉上現世寶的話有天沒日的號得魂飛魄喪便把他綑起來用土和
馬糞滿滿的填了他一嘴鳳姐和賈蓉也遙遙聽得都裝
作不聽見寶玉在車上聽見因問鳳姐道姐姐你聽他說
爬灰是什麼鳳姐連忙喝道少胡說那是醉漢嘴裡胡喽
你是什麼樣的人不說不聽見還倒細問等我回了太太
仔細趕你嚇得寶玉連忙央告道好姐姐我再不敢說這
些話了鳳姐哄他道好兄弟這纔是等回去偺們回了老
太太打發人家學裡說明了請了秦鍾家學裡念書去要

緊說着自回榮府而來要知端詳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

薛寶釵冷香丸經歷春夏秋冬雨露霜雪臨服用黃柏煎湯偏嘗盛衰滋味終于一苦俱以十二爲數眞是香固香到十二分冷亦冷到十二分也又埋在梨花樹下不免于先合終離矣

迎春探春在一處惜春獨同小姑子頑笑戲說剃頭直伏後來出家根苗且爲十五回鳳姐弄權秦鍾得趣伏筆

鳳姐夫婦白晝宣淫其不端可知

宮花小物黛玉亦有妒心器量眞是褊淺

周家女兒爲增求情周瑞家全不在意鳳姐之平日弄權于斯可見

鳳姐宮花分送秦氏明日秦氏婆媳又單請鳳姐其中藏筆甚多須以意會

鳳姐帶寶玉同赴寧府引出秦鍾惹起焦大卽借焦大醉罵露出諸醜讀者勿以醉後胡罵視作無關緊要

秦鍾與寶玉一見便彼此胡思亂想冶容富貴動人如此統祷公子愼之思之

第七回專寫鳳姐與寧府往來親熱爲後來治喪埋
根中間帶出秦鍾寶玉相聚而先寫鳳姐夫婦白晝
宣淫以作陪襯又埋伏惜春出家寶釵結局香菱可
傷等事至于焦大醉罵黛玉茹花皆文人深筆

紅樓夢卷七終

賈寶玉奇緣識金鎖　薛寶釵巧合認通靈

話說寶玉和鳳姐回家見過眾人寶玉便回明賈母要秦
鍾上家塾之事自己也有個伴讀的朋友正好發憤又着
實稱讚秦鍾的人品行事最使人憐愛鳳姐又在一旁幫
着說改日秦鍾還來拜老祖宗呢說得賈母喜悅起來鳳
姐又趁勢請賈母後日過去看戲賈母雖年高卻極有興
頭至後日尤氏來請遂攜了王夫人林黛玉寶玉等過去
看戲至晌午賈母便回來歇息了王夫人本是好清淨的

見賈母回來了然後鳳姐坐了首席盡歡至晚
而罷卻說寶玉送賈母回來待賈母歇了中覺竟欲還去
看戲又恐攪的秦氏等人不便因想起寶釵近日在家養
病未去親候意欲去望他若從上房後角門過去又恐遇
見別事纏繞又恐遇他父親更爲不妥甯可遠遠路而去
當下眾嬤嬤丫嬛伺候他換衣服見不換仍出二門去了
眾嬤嬤丫嬛只得跟隨出來還只當他去那邊府中看戲
誰知到了穿堂便向東轉北遠廳後而去偏頂頭遇見了
門下清客相公詹光單聘仁二人走來一見了寶玉便都
趕上來笑着一個抱住腰一個攜着手都道我的菩薩哥
兒我說做了好夢呢好容易遇見了你說着請了安又問
好勞叨了半日總走開老嬤叫住因問你二位爺是往老
爺跟前來的不是他二人點頭道老爺在夢坡齋小書房
裡歇中覺呢不妨事的一面說一面走了說的寶玉也笑
了於是轉灣向北奔黎香院來可巧銀庫房的總領名喚
吳新登與倉房的頭目名戴良還有幾個管事的頭目共
七個人從帳房裡出來一見寶玉走來都一齊垂手貼立
獨有一個買辦名喚錢華因他多日未見寶玉忙起來打
千兒請寶玉的安寶玉忙含笑拉他起來眾人都笑說前
兒在一處看見二爺寫的斗方兒字法越發好了多早晚

賞我們幾張貼貼寶玉笑道在那處看見了衆人道好幾
處都有都稱讚的了不得還和我們尋呢寶玉笑道不值
什麼你們說給我的小么兒們就是了一面說一面前走
衆人待他過去方都各自散了閒言少述且說寶玉來至
黎香院中先入薛姨媽屋裡來見薛姨媽打點針黹與了
嬛們呢寶玉忙請了安薛姨媽忙一把拉住了他抱入懷
中笑說這麼冷天我的兒難爲你想着來快上炕來坐着
罷命人到滾滾的茶來寶玉因問哥哥不在家薛姨媽歎
道他是沒籠頭的馬天天逛不了那裡肯在家一日寶玉
道姐姐可大安了薛姨媽道可是呢你前兒又想着打發

人來瞧他他在裡間不是你去瞧他那裡比這裡暖和你
那裡坐着我收拾收拾就進來和你說話兒寶玉聽了忙
下炕來至裡間門前只見弔着半舊的紅綢軟簾寶玉掀
簾一步進去先就看見寶釵坐在炕上作針線頭上挽着
黑漆油光的鬢兒密合色棉襖玫瑰紫二色金銀鼠比肩
褂蔥黃綾棉裙一色半新不舊看去不覺奢華唇不點而
紅眉不畫而翠臉若銀盆眼如水杏罕言寡語人謂裝愚
安分隨時自云守拙寶玉一面看一面問姐姐可大愈了
寶釵抬頭只見寶玉進來連忙起身含笑答道已經大好
了多謝記掛着說着讓他在炕沿上坐了即令鶯兒倒茶

來一面又問老太太姨娘安又問別的姊妹們好一面看寶玉頭上戴着纍絲嵌寶紫金冠額上勒着二龍捧珠金抹額身上穿着秋香色立蟒白狐腋箭袖繫着五色蝴蝶鸞絛項上掛着長命鎖記名符另外有那一塊落草時啣下來的寶玉寶玖因笑說道成日家說你的這玉究竟未曾細細的賞鑒我今兒倒要瞧瞧說着便挪近前來寶玉亦湊了上去從項上摘了下來遞在寶玖手內寶玖托在掌上只見大如雀卵燦若明霞瑩潤如五色酥花絞纏護着看官們須知道這就是大荒山中青埂峯下的那塊頑石幻相後人曾有詩嘲云

女媧煉石已荒唐　又向荒唐演大荒
失去幽靈眞境界　幻來新就臭皮囊
好知運敗金無彩　堪歎時乖玉不光
白骨如山忘姓氏　無非公子與紅妝

那頑石亦曾記下他這幻相並癩僧所鐫的篆文今亦按圖書于後但其眞體最小方從胎中小兒口中啣下今若按其體畫恐字跡過于微細使觀者大廒眼光亦非暢事故按其形式無非略展放些使觀者便于燈下醉中可閱今注明此故方不至以胎中之兒口有多大怎得啣此獰玩蠢大之物爲謗

通靈寶玉正面式

通靈寶玉反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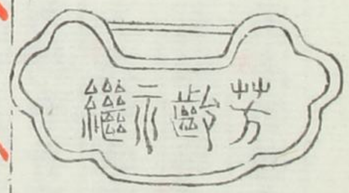
通靈寶玉背面式

寶釵看畢又從先翻過正面來細看口裡念道莫失莫忘仙壽恆昌念了兩遍乃回頭向鶯兒笑道你不去倒茶也

在這裡發獃作甚麼鶯兒嘻嘻的笑道我聽這兩句話到像和姑娘項圈上的兩句話是一對兒寶玉聽了忙笑道原來姐姐那項圈上也有八個字我也賞鑒賞鑒寶釵道你別聽他的話沒有什麼字寶玉央道好姐姐你怎麼瞧我的呢寶釵被他纏不過因說道也是個人給了兩句吉利話兒鏨上了所以天天帶着不然沉甸甸的有什麼趣兒一面說一面解了排扣從裡面大紅襖上將那珠寶晶瑩黃金燦爛的瓔珞摘將出來寶玉忙托着鎖看時果然一面有四個字兩面八個字共成兩句吉讖亦曾按式畫下形相

金鏁正面

金鏁反面



寶玉看了也念了兩遍又念自己的兩遍因笑問姐姐這八個字倒與我的是一對兒鴛兒笑道是個癩頭和尚送的他說必須鎖在金器上寶釵不待他說完便嗔他不去倒茶一面又問寶玉從那裡來寶玉此時與寶釵相近只聞一陣陣香氣不知是何氣味遂問姐姐燻的是何香我

竟從未聞過這氣味兒寶釵笑道我最怕燻香好好的衣服燻的烟火氣的寶玉道既如此是什麼香寶釵想了一想說是了是我早起吃了冷香丸的香氣寶玉笑道什麼了一個丸藥也是混吃的一語未了忽聽外面人說林姑娘來了話猶未了林黛玉已搖搖擺擺的來了一見寶玉便笑道嗳喲我來的不巧了寶玉等忙起身讓坐寶釵因笑道這話怎麼說黛玉道早知他來我就不來了寶釵道我不解這意黛玉笑道要來時一齊來要不來一個也不來今兒他來明兒我來如此間錯開了來豈不天天有人

來了也不至太冷落也不至太熱鬧姐姐如何不解這意
思寶玉因見他外面罩着大紅羽緞對衿褂子因問下雪
了麼地下婆子們說下了這半日了寶玉道取了我的斗
篷來黛玉便笑道是不是我來了他就該去了寶玉道我
何曾說要去不過拿來預備着寶玉的奶母李嬤嬤因說
道天又下雪也要看早晚的就在這裡和姐姐妹妹一處
頑頑罷姨媽那裡擺茶菓呢我叫了頭去取了斗篷來說
給小么兒們散了罷寶玉應了李嬤嬤出去命小廝們都
散了這裡薛姨媽已擺了幾樣細巧茶菓留他們吃茶寶
玉因誇前日在那邊府裡珍大嫂子的好鵝掌鴨信薛姨

媽連忙把自己糟的取來與他嚐寶玉笑道這個須要酒
方好薛姨媽便命人灌了上等的酒來李嬤嬤便上來道
姨太太酒到罷了寶玉笑央道媽媽我只吃一杯李媽道
不中用當着老太太太太那怕你吃一罈呢想那日我眼
錯不見一會不知是那個沒調教的只圖討你的好給了
你一口酒吃弄送得我挨了兩日的罵姨太太不知他性
子又可惡吃了酒更弄性有一日老太太高興又儘着他
吃什麼日子又不許他吃何苦我白陪在裡面薛姨媽笑
道老貨你只管放心吃你的去我也不許他吃多了便是
老太太問有我呢一面命小丫頭來讓你奶奶去也吃杯

搪搪寒氣那李嬤嬤聽如此說只得且和眾人吃酒去這
裡寶玉又說不必燙煖了我只愛吃冷的薛姨媽道這可
使不得吃了冷酒寫字手打顫兒寶釵笑道寶兄弟虧你
每日家雜學旁收的難道就不知道酒性最熱若熱吃下
去發散的就快若冷吃下去便凝結在內五臟去煖他豈
不受害從此還不改了快不要吃那冷的了寶玉聽這話
有情理便放下冷的令人燙來方飲黛玉磕着瓜子兒只
管抿着嘴笑可巧黛玉的丫鬟雪雁走來與黛玉送小手
爐黛玉因含笑問他說誰叫你送來的雖爲他費心那裡
就冷死了我雪雁道紫鵑姐姐怕姑娘冷叫我送來的黛

玉一面接了抱在懷中笑道也虧你倒聽他的話我平日
和你說的全當耳旁風怎麼他說了你就依比聖旨還快
些寶玉聽這話知是黛玉借此奚落他也無回覆之詞只
嘻嘻的笑一陣罷了寶釵素知黛玉是如此慣了的也不
去睬他薛姨媽因道你素日身子單弱禁不得冷的他們
記掛着你倒不好黛玉笑道姨媽不知道幸虧是姨媽這
裡倘或在別人家豈不要惱的難道看得人家連個手爐
也沒有爬爬兒的從家裡送個手爐來不說了頭們太小
心還只當我素日是這等輕狂慣了呢薛姨媽道你是個
多心的有這樣想我就沒有這些心說話時寶玉也是三

杯過去了李嬤嬤又上來攔阻寶玉正在個心甜意洽之時又兼姊妹們說說笑笑的那裡肯不吃只得屈意央告好媽媽我再吃兩杯就不吃了李嬤嬤道你可仔細今兒老爺在家隄防着問你的書寶玉聽了此話便心中大不悅慢慢的放了酒垂了頭黛玉忙說掃了大家的興員若叫你只說姨媽留着呢這個媽媽他吃了酒又拿我們來醒脾了一面悄推寶玉使他賭賭氣一面悄悄的咕噥說別理那老貨偺們只管樂偺們的那李媽也素知黛玉的因說道林姐兒你不要助着他了你倒勸他只怕他還聽些林黛玉冷笑道我為什麼助他我也不犯着勸他你

這媽媽太小心了往常老太太給他酒吃如今在姨媽這裏多吃了一口料也不妨事必定姨媽這裏是外人不當在這裏的也未可知李嬤嬤聽了又是急又是笑說道眞眞這林姐兒說出一句話來比刀子還利害我這話算什麼寶釵也忍不住笑着把黛玉腮上一擰說道眞眞這個蹧了頭的一張嘴叫人恨又不是喜歡又不是薛姨媽一面又說別怕別怕我的兒來了這裏沒好的你吃別把這點子東西嚇的存在心裏倒叫我不安只管放心吃有我呢越發吃了晚飯去便醉了就跟着我睡罷囚命再燙些酒來我來陪你吃兩杯可就吃飯罷寶玉聽了方又鼓

起興來李嬤嬤因吩附小了頭你們在這裏小心著我家去換了衣服就來悄悄的回姨太太別由他的性兒多吃了說著便家去了這裏雖還有兩三個婆子都是不關痛癢的見李嬤嬤走了也都悄悄自尋方便去了只剩兩個小了頭樂得討寶玉的歡喜幸而薛姨媽千哄萬哄只容他吃了幾杯就忙收過了作了酸筍鷄皮湯寶玉痛喝了幾碗又吃了半碗多碧糝粥一時薛林二人也吃完了飯又釀釀的吃了幾碗茶薛姨媽方放了心雪雁等三四人也吃了飯進來伺候黛玉因問寶玉道你走不走寶玉也斜倦眼道你要走我和你一同走黛玉聽說遂起身道倦

們來了這一日也該回去了說著二人便告辭小了頭忙捧過斗笠來寶玉便把頭略低一低叫他戴上那了頭便將這大紅猩毡斗笠一抖繫往寶玉頭上一合寶玉便說罷了罷了好蠢東西你也輕些兒難道沒見別人戴過讓我自己戴罷黛玉站在炕沿上道過來我與你戴罷寶玉忙近前來黛玉用手輕輕籠住束髮冠兒將笠沿掖在抹額之上將那一顆核桃大的絳絨纓扶起顫巍巍露于笠外整理已畢端詳了一回說道好了披上斗篷罷寶玉聽了方接了斗篷披上薛姨媽忙道跟你們的媽媽都還沒來呢且略等等寶玉道我們倒去等他們有了頭們跟

著也彀了薛姨媽不放心吩咐兩個婦女跟著送了他兄妹們去他二人道了擾一徑回至賈母房中賈母尚未用晚飯知是薛姨媽處來更加歡喜因見寶玉吃了酒命送他自回房中歇著不許再出來了因命人好生看侍著忽想起跟寶玉的人來遂問衆人李奶子怎麼不見衆人不敢直說他家去了只說纔進來的想有事又出去了寶玉跟隨回顧道他比老太太還受用呢問他作什麼沒有他只怕我還多活兩日一面說一面來至自己臥室只見筆墨在案晴雯先接出來笑道好好叫我研了墨早起高興只寫了三個字丟下筆就走了哄我等了這一天快來給

我寫完了這些墨絕罷寶玉方絕想起早起的事來因笑道我寫的那三個字在那裡呢晴雯笑道這個人可醉了你頭裡過那府裡去囑咐我貼在門斗兒上的我生怕別人貼壞了親自爬高上梯貼了半日這會兒還凍得手僵呢寶玉笑道我忘了你手冷我替你握着便伸手攜着晴雯的手同看門斗上新寫的三個字一時黛玉來了寶玉笑道好妹妹你別撒謊你看這三個字那一個好黛玉仰頭看見是絳芸軒三字笑道個個都好怎麼寫得這樣好呢明兒也替我寫個匾寶玉笑道又哄我呢說着又問襲人姐姐呢晴雯向裡間炕上努嘴寶玉看時只見襲人和

衣睡着寶玉笑道好太睡早了些又問晴雯道今兒我那
邊吃早飯有一碟兒豆腐皮的包子我想着你愛吃和珍
大嫂子說了只說我留着晚上吃叫人送過來的你可曾
見麼晴雯道快別提了一送來我便知道是我的偏絕吃
了飯就擱在那裡後來李奶奶來了看見說寶玉未必吃
了拿去給我孫子吃罷就叫人送了家去了正說着茜雪
捧上茶來寶玉還讓林妹妹吃茶眾人笑道林姑娘早走
了還讓呢寶玉吃了半盞茶忽又想起早晨的茶來因問
茜雪道早起斟了一碗楓露茶我說過那茶是三四次後
出色的這會子怎麼又斟上這個茶來茜雪道我原是留

着的那會子李奶奶來了吃了去寶玉聽了將手中杯子
順手往地下一擲豁啷一聲打個粉碎潑了茜雪一裙子
又跳起來問着茜雪道他是你那一門子的奶奶你們這
樣孝敬他不過是我小時候吃過他幾日奶罷了如今慣
的比祖宗還大攆了出去大家干淨說着立刻便要去回
賈母攆他乳母原來襲人寶未睡着不過是故意發睡引
寶玉來幅他頑耍先聞得說字問包子等也還可以不必
起來後來摔了茶鍾動了氣遂連忙起來解釋勸阻早有
賈母遣人來問是怎麼了襲人忙道我纔倒茶來被雪滑
倒了失手碰了鐘子一面又勸寶玉道你立意要攆他也

好我們都願意出去不如趁勢連我們一齊攆了我們也好你也不愁沒有好的來伏侍你寶玉聽了方無言語被襲人等挨至炕上脫了衣裳不知寶玉口內還說些什麼只覺口齒纏綿眉眼愈加餳澀忙伏侍他睡下襲人摘下那通靈寶玉來用手帕包好攥在褥子下次日帶時便冰不着脊子那寶玉到枕就睡着了彼時李嬤嬤等已進來了聽見醉了也就不敢上前只悄悄的打聽睡了方放心散去次日醒來就有人回那邊小蓉大爺帶了秦鍾來拜賈母賈母見秦鍾形容標緻舉止溫柔堪陪寶玉讀書心中十分歡喜便留茶留飯又命

人帶去見王夫人等眾人因愛秦氏見了秦鍾是這樣人品也都歡喜臨去時都有表禮賈母又與了一個荷包並一個金魁星取文星和合之意又囑咐他道你家住的遠或一時寒熱不便只管住在我這裡只和你寶叔在一處別跟着那不長進的東西們學秦鍾一一的答應回家稟知他父親他父親秦邦業現任營繕郎年近七旬夫人早亡因當年無兒女便向養生堂抱了一個兒子並一個女兒誰知兒子又死了只剩女兒小名喚可卿長大時生得形容嫵媚性格風流因素與賈家有些瓜葛故結了親秦邦業五旬之上方得了秦鍾因去歲業師回南在家溫習

舊課正要與賈親家商議附住他家塾中去可巧遇見寶玉這個機會又知賈家塾中司塾的乃賈代儒現今之老儒秦鍾此去可望學業進益從此成名因十分喜悅只是宮囊羞澀那邊都是一雙富貴眼睛少了拿不出來兒子的終身大事說不得東併西湊恭恭敬敬封了二十四兩贄見禮帶了秦鍾到代儒家來拜見然後聽寶玉揀的好日子一同入塾至塾中之事如何下回分解

評曰

王鳳姐嬴來戲席賈母王夫人先回鳳姐然後盡歡至晚此半日中有許多事情在筆墨之外

寶玉送路至梨香院偏遇見清客家人兩番問安索字問是文筆曲折亦寫盡趨奉公子情態

第八回專敘金玉配合之緣故將寶釵面貌衣飾及寶玉之玉是寶釵要看寶玉遞送寶釵之金瓊却從丫頭鶯兒口中露出大方得體不露痕迹

黛玉驀地走來妙極若黛玉不來寶玉與寶釵兩人說話一時便難截住

黛玉開口尖酸寶釵落落大方便使黛玉不得不遁

辭解說

黛玉借手爐隱刺寶玉平日不聽他勸好吃冷酒今日寶釵一說便聽妙在寶玉心中曉得寶釵似曉不曉辭嫣媽眞是不懂四人各有不同黛玉又遁辭掩飾靈變含蓄文心如鬼工

寶釵說黛玉一張嘴叫人恨又不是喜歡又不是眞將一個極靈極妙的女孩活現紙上

寫黛玉替寶玉戴斗笠寶是疼愛寶玉若是寶釵如此又不知惹出黛玉多少話來今默無一語眞是大方女子兩相形容文章細活

晴雯貼字寶玉握手兩情從此而起

寶玉摔杯是專惱李嬤乃寫及襲人粧睡間氣起勸含糊答應賈母捨已攔阻寶玉覺有一個恃愛靈婢跳躍紙上

秦鍾入塾伊父望其學成名立是反跌後文秦氏來歷于此回補出

紅樓夢卷八終

訓劣子李貴承申飭　嘎禎童若烟閒書房

話說秦鍾父子專候賈家的人來送上學之信原來寶玉急于要和秦鍾相遇遂擇了後日一定上學打發人送了信至日一早寶玉起來時襲人早已把書筆文物收拾停妥坐在床沿上發悶見寶玉來只得伏侍他梳洗寶玉見他悶悶的因問道好姐姐你怎麼又不自在了難道怪我上學去丟的你們冷清了不成襲人笑道這是那裡的話讀書是極好的事不然就撩倒了一輩子終久怎麼樣呢

但只一件只是念書的時節想着書不念的時節想着家終別和他們一處頑鬧碰見老爺不是頑的雖說是奮志要強那工課斷可少些一則貪多嚼不爛二則身子也要保重這就是我的意思你可時時体諒襲人說一句寶玉應一句襲人又道大毛衣服我也包好了交給小子們去了學裡冷好歹想着添換此不得家裡有人照顧腳爐手爐也交出去的了你可逼着他們那一起懶賊你不說他們樂得不動白凍壞了你寶玉道你放心我出外頭自己都會調停的你們也可別悶死在這屋裡長和林妹妹一處去頑要緊好說着俱已穿戴齊備襲人催他去見賈母

賈政王夫人等寶玉又囑咐了晴雯麝月幾句方出來見賈母賈母也未免有几句囑咐的話然後去見王夫人又出來到書房中見賈政偏生這日賈政回家早正在書房中與相公清客們閒話忽見寶玉進來請安回說上學裡去賈政冷笑道你如果再提上學兩個字連我也羞死了依我的話你竟頑你的去是正經仔細站髒了我這地靠髒了我這門眾清客相公們都起身笑道老世翁何必如此今日世兄一去二三年就可顯身成名的了斷不似往年仍作小兒之態的天也將飯時世兄竟快請罷說罷便有兩個年老的攜了寶玉出去賈政因問跟寶玉的是誰

只聽見外面答應了一聲早進來三四個大漢打千兒請
安賈政看時認得寶玉奶母之子名喚李貴的因向他道
你們成日家跟他上學他倒底念了些什麽書倒念了些
流言混語在肚子裡學了些精緻的淘氣等我閒一閒先
揭了你的皮再和那不長進的等帳嘛的李貴忙雙膝跪
下摘了帽子碰頭連連答應是又回說哥兒已念到第三
本詩經什麽呦呦鹿鳴荷葉浮萍小的不敢撒謊說的滿
座閧然大笑起來賈政也掌不住笑了因說道那怕再念
三十本詩經也都是掩耳盜鈴哄人而已你去請學裡太
爺的安就道我說的什麽詩經古文一概不用虛應故事

只是先把四書一齊講明背熟當是最要緊的李貴忙答應
是見賈政無話方退出去此時寶玉獨站在院外屏聲靜
候待他們出來便同走了李貴等一面擔衣服一面說道
哥兒可聽見了不曾先要揭我們的皮呢人家的奴子跟
主子賺些好體面我們這些奴才白陪着挨打受罵的從
此也可恰見些纔好寶玉笑道好哥哥你別委屈我明兒
請你李貴道小祖宗誰敢望請只求聽一兩句話就有了
說着又至賈母這邊秦鍾早已來了賈母正和他說話呢
於是二人見過辭了賈母寶玉忽想起來未辭黛玉又忙
至黛玉房中來作辭彼時黛玉在窗下對鏡理粧聽寶玉

說上學去因笑道好這一去可是要蟾宮折桂了我不能送你了寶玉道好妹妹等我下學再吃晚飯那胭脂膏子也等我來再製嘮叨了半日方抽身去了黛玉忙又叫住問道你怎麼不去辭辭你寶姐姐來寶玉笑而不答一徑同秦鍾上學去了原來這義學也離家不遠原係當日始祖所立恐族中子弟有的不能延師者卽入此中讀書凡族中爲官者皆有幫助銀兩以爲學中膏火之費舉年高有德之人爲塾師如今秦寶二人來了一一的都互相拜見過讀起書來自此後二人同來同往同起同坐愈加親密兼賈母愛惜也常留下秦鍾一住三五天自巳重孫一般看待因見秦鍾家中不甚寬裕又助些衣服等物不上一兩月工夫秦鍾在榮府裡便慣熟了寶玉終是個不能安分守理的人一味的隨心所欲因此發了癖性又向秦鍾悄說偺們兩個人一樣的年紀況又同窗以後不必論叔侄只論兄弟朋友就是了先是秦鍾不敢當寶玉不從只叫他兄弟或叫他的表字鰲卿也只得混着亂叫起來原來這學中雖多是本族子弟與些親戚家的子姪俗語說的好一龍九種種種各別未免人多了就有龍蛇混雜下流人物在內自秦寶二人來了都生的花柔見一般的模樣又見秦鍾腼腆溫柔未語先紅怯怯羞羞有女兒之

風寶玉又是天生成慣能作小服低聲身下氣性情體貼話語纏綿因此二人又這般親厚也恐不得那起同窗人起了嫌疑之念背地裡你言我語誚誶謠諑佈滿書房內外原來薛蟠自來王夫人處住後便知有一家學學中廣有青年子弟偶動了龍陽之興因此也假說了來上學不過是三日打魚兩日晒網自送些東修禮物與賈代儒却不曾有一些進益只圖結交些契弟誰想這學內的小學生圖了薛蟠的銀錢穿吃被他哄上手的也不消多記又有兩個多情的小學生亦不知是那一房的親眷亦未考真姓名只因生得嫵媚風流滿學中都送了兩個外號一

叫香憐一叫玉愛雖係都有竊慕之意將不利于孺子之心只是都懼薛蟠的威勢不敢來沾惹如今秦寶二人一來了見了他兩個亦不覺纏綿羨愛亦皆知係薛蟠相知故未敢輕舉妄動香玉二人心中一般的留情與秦寶因此四人心中雖有情意只未發迹每日一入學中四處各坐那入目勾留或設言托意或詠桑寓柳遙以心照却外面爲避人眼目不料偏又有几個滑賊看出他形景來都背後擠眉弄眼或咳嗽揚聲這也非止一日可巧這日代儒有事要回家只留下一句七言對聯令學生對了明日再來上書將學中之事又命長孫賈瑞管理妙在薛蟠如

今不大上學應卯了因此秦鍾趕此和香憐弄眉擠眼二人假出小恭走至後院說話秦鍾先問他家裡的大人可管你交朋友不管一語未了只聽見背後咳嗽了一聲二人嚇的忙回頭時原來是窗友名金榮的香憐本有些性急便羞怒相激間他道你咳嗽什麼難道不許我們說話難道不成金榮笑道許你們說話不許我咳嗽我只問你們有話不分明說許你們這樣鬼鬼祟祟的幹什麼故事我可也拿住了還賴什麼先讓我抽個頭兒偕們一聲兒不言語不然大家就翻起來秦香二人就急得飛紅的臉便問道你拿什麼了金榮笑道我現拿住了是眞的

說着又拍着手笑嚷道貼得好燒餅你們都不買一個吃去秦鍾香憐二人又氣又急忙進來向賈瑞前告金榮說金榮無故欺負他兩個原來這賈瑞最是個圖便宜沒行止的人每在學中以公報私勒索子弟們請他後又助着薛蟠圖些錢錢酒肉一任薛蟠橫行霸道他不但不去管約反助紂爲虐討好兒偏那薛蟠本是浮萍心性今日愛東明日愛西近來有了新朋友把香玉二人丟開一邊就連金榮也是當日的好友自有了香玉二人便見棄了金榮近日連香玉亦已見棄故賈瑞也無了提攜幫襯之人不怨薛蟠得新厭故只怨香玉二人不在薛蟠前提攜了

因此賈瑞金榮等一干人也正酷妬他兩個今見秦香二人來告金榮賈瑞心中便不自在起來雖不敢呵叱秦鍾却拿着香憐作法反說他多事着實搶白了几句香憐反討了沒趣連秦鍾也訕訕的各歸坐位去了金榮越發得了意搖頭咂嘴的口內還說許多閒話玉愛偏又聽了兩個人隔坐咕咕唧唧的角起口來金榮只一口咬定說方纔明明的撞見他兩個在後院裡親嘴摸屁股兩個商議定了一對兒論長道短之言只顧得志亂說却不防還有別人誰知早又觸怒了一個人你道這一個人是誰原來這人名喚賈薔亦係寧府中之正派玄孫父母早亡從小

兒跟着賈珍過活如今長了十六歲比賈蓉生得還風流俊俏他弟兄二人最相親厚常共起居寧府中人多口雜那些不得志的奴僕尚能造言誹謗主人因此不知又有什麼小人詬誶謠諑之辭賈珍想亦風聞得些口聲不好自已也自避些嫌疑如今竟分與房舍命賈薔搬出寧府自已立門戶過活去了這賈薔外相既美內性又聰敏雖然虛名來上學亦不過虛掩眼目而已仍是鬥雞走狗賞花閱柳為事上有賈珍溺愛下有賈蓉匡扶因此族中人誰敢觸逆于他他既和賈蓉最和今見有人欺負秦鍾如何肯依如今自已要挺身出來報不平心中且忖度一番

金榮賈瑞一等人都是薛大叔的相知我又與薛大叔相好倘或我一出頭他們告訴了老薛我們豈不傷和氣欲不管如此誑言說的大家沒趣如今何不用計制伏又止息聲口又不傷臉面想畢也裝出小恭去走至後面悄悄把跟寶玉的書童茗烟叫至身邊如此這般調撥他几句這茗烟乃是寶玉第一個得用的且又年輕不諳事如今聽賈薔說金榮如此欺負秦鍾連你的爺寶玉都牽連在內不給他個知道下次越發狂縱了這茗烟無故就要欺壓人的如今得了這信又有賈薔助着便一頭進來叫金榮也不叫金相公了只說姓金的是什麽東西賈薔遂踩一踩靴子故意整整衣服看看日影兒說正時候了遂先向賈瑞說有事要早走一步賈瑞不敢止他只得隨他去了這裡茗烟走進來便一把揪住金榮問道我們臊屁股不管你毛毛相干橫豎沒臊你的爹就罷了你是個好小子出來動一動你茗大爺嚇的滿室中子弟都茫茫的痴望賈瑞忙喝茗烟不得撒野金榮氣黃了臉說反了奴才小子都敢如此我只和你主子說便奪手要去抓打寶玉秦鍾剛轉出身來聽得腦後颼的一聲早見一方硯瓦飛來並不知係何人打來却打了賈藍賈菌的座上這賈藍賈菌亦係榮府近派的重孫這賈菌少孤其母疼愛非常

書房中與賈藍最好所以二人同座誰知這賈菌年紀雖小志氣最大極是淘氣不怕人的他在位上冷眼看見金榮的朋友暗助金榮飛硯來打茗烟偏打錯了落在自己面前將個磁硯水壺打了粉碎濺了一書黑水賈菌如何依得便罵好囚攮的們這不都動了手了麼罵着也便抓起硯磚來要飛賈藍是個省事的忙按住硯磚極口勸道好兄弟不與偺們相干賈菌如何忍得見按住硯磚他便兩手抱書篋子來照這邊揌了來終是身小力薄却揌不到反揌至寶玉秦鐘案上就落下來了只聽噹啷一响碰在桌上書本紙片筆硯等物撒了一桌又把寶玉的一碗茶也潑得碗碎茶流那賈菌即便跳出來要揍打那飛硯的人金榮此時隨手抓了一根毛竹大板在手地狹人多那裡經得舞動長板茗烟早吃了一下亂嚷你們還不來動手寶玉還有几個小廝一名掃紅一名鋤藥一名墨雨這三個豈有不淘氣的一齊亂嚷小婦養的動了兵器了墨雨遂掇起一根門閂掃紅鋤藥手中都是馬鞭子蜂擁而上賈瑞急得攔一回這個勸一回那個誰聽他的話肆行大亂眾頑童也有幫着打太平拳助樂的也有胆小藏過一邊的也有立在桌上拍着手乱笑喝着聲兒叫打的登時鼎沸起來外邊几個大僕人李貴等聽見裡邊作反

起來忙都進來一齊喝住問是何故眾聲不一這一個如此說那一個又如此說李貴且喝罵了茗烟等四個一頓攆了出去秦鍾的頭早撞在金榮的板上打去一層油皮寶玉正拿御襟子替他揉見喝住了眾人便命李貴收書拉馬來我去回太爺去我們被人欺負了不敢說別的守禮來告訴瑞大爺瑞大爺反派我們的不是聽着人家罵我們還調唆人家打我們茗烟見人欺負我們豈有不為我的他們反打鞍兒打了茗烟連秦鍾的頭也打破了還在這裡念書麼李貴勸道哥兒不要性急太爺既有事回家去了這會子為這點子事去聒噪他老人家到顯的借

們沒禮似的依我的主意那裡的事情那裡了結何必驚動老人家這都是瑞大爺的不是太爺不在這裡你老人家就是這學裡的頭腦了眾人看你行事眾人有了不是該打的打該罰的罰如何等鬧到這步田地還不管賈瑞道我吆喝着都不聽李貴道不怕你老人家惱我素日你老人家到底有些不是所以這些兄弟不聽就鬧到太爺跟前去連你老人家也脫不了的還不快作主意撕羅開了罷寶玉道撕羅什麼我必要回去的秦鍾哭道有金榮在這裡我是要回去的了寶玉道這是為什麼難道別人家來得偺們倒來不得的我必回明白眾人攆了金榮去

又問李貴這金榮是那一房的親友李貴想一想道也不用問了若說起那一房親戚更傷了兄弟們和氣若烟在窗外道他是東衙裡璜大奶奶的姪兒那是什麽硬掙仗腰子的也來嚇我們璜大奶奶是他姑媽你那媽媽只會打旋磨兒給我們璉二奶奶跪着借當頭我眼裡就看不起他那樣主子奶奶李貴忙喝道偏這小狗養的知道有這些蛆嚼寶玉冷笑道我只當是誰的親原來是璜嫂子的侄兒我就去問他說着便要走叫若烟進來包書又得意洋洋的道爺也不用自已去見他等我進來包書又得意洋洋的道爺也不用自已去見他等我去他家就說老太太有話問他呢催上一輛車子拉進去

當着老太太問他豈不省事李貴忙喝道你要死仔細回去我好不好先揑了你然後回老爺太太就說寶哥全是你調唆的我這裡好容易勸哄的好了一半你又來生了新法兒你鬧了學堂不說變個法兒壓息了纔是倒還往火裡奔若烟方不敢作聲此時賈瑞也生恐鬧不清自已也不干淨只得委曲着來央告秦鍾又央告寶玉先是他二人不肯後來寶玉說不叫去也罷了只叫金榮賠不是便罷金榮先是不肯後來經不得賈瑞也來逼他權賠個不是李貴等只得好勸金榮說原是你起的端你不這樣忍得了局金榮强不過只得與秦鍾作了揖寶玉還不依

定要磕頭賈瑞只要暫息此事又悄悄的勸金榮說俗語云忍得一時忿終身無惱悶未知金榮從也不從下回分解

評曰

賈政申飭李貴暗說寶玉是反襯後文大開又爲李貴調停之伏筆

寶玉於女色自幼親近且自秦氏房中一睡襲人演試一番已深知其味而于男色尚未沉溺又有秦鍾同學從此男女二色皆迷入骨髓矣

寶玉男女二色皆由秦而起此秦氏所以爲寧府之首罪也

秦者情也秦鍾者情種也

學堂大開極言聚徒爲塾魚龍混襍其醜有不可勝言者

第九回專寫寶玉與秦鍾相厚是主其餘俱是賓而香憐玉愛又是賓中賓

紅樓夢卷九終

金寡婦貪利權受辱　賈太河庭王希廉雪香評

張太醫論病細窮源　賈瑞勒令賠了不是給秦鯤

話說金榮因人多勢衆又兼賈瑞勒令賠了不是給秦鯤禡了頭寶玉方纔不吵鬧了大家散了學金榮自已回到家中越想越氣說秦鍾不過是賈蓉的小舅子又不是賈家的子孫附學讀書也不過和我一樣他因仗着寶玉同他相好就目中無人既是這樣就該行些正經事也沒的說他素日又和寶玉鬼鬼祟祟的只當人多是瞎子看不見今日他又去勾搭人偏偏撞在我眼裡就是鬧出事來

我還怕什麼不成他母親胡氏聽見他咕咕唧唧的說你
又要管什麼閒事好容易我望你姑媽說了你姑媽又千
方百計的回他們西府裡璉二奶奶跟前說了你才得了
這個念書的地方若不是仗着人家偺們家裏還有力量
請得起先生麼況且人家學裡茶飯都是現成的你這二
年在那裡念書家裡也省好大的嚼用呢省出來的你又
愛穿件鮮明衣服再者因你在那裡念書你就認得什麼
薛大爺了那薛大爺一年也幫了偺們七八十兩銀子你
如今要鬧出了這個學房若再要我這樣一個地方我告
訴你說罷比登天的還難呢你給我老老寔寔的頑回子
睡你的覺去好多着的呢于是金榮忍氣吞聲不多一時
也自睡覺了次日仍就上學去了不在話下且說他姑娘
原是給的是賈家玉字派的嫡派名喚賈璜但其族人那
裡皆能像寧榮二府的富勢原不用細說這賈璜夫妻守
着些小小的產業又時常到寧榮二府裡去請安又會奉
承鳳姐兒并尤氏所以鳳姐兒尤氏也時常資助資助他
方能如此度日今日正遇天氣晴明又值家中無事遂帶
了一個婆子坐上車來家裡走走瞧瞧寡婦並姪兒閑說
之間金榮的母親偏提起昨日賈府學房裡的事從頭至
尾一五一十都向他小姑子說了這璜大奶奶不聽則已

聽了怒從心上起說道這秦鍾小子是賈門的親戚難道榮兒不是賈門的親戚人多不要勢利了況且多做的是什麼有臉的事就是寶玉也不犯向着他到這個田地等我去到東府裡熊我們珍大奶奶再和秦鍾的姐姐說說叫你評評這個理這金榮的母親聽了急得了不得忙說這都是我的快嘴告訴了姑奶奶求姑奶奶快別去說罷別管他誰是誰非的倘或鬧出來怎麼在這裡站得住若站不住家裡不但不能請先生反在他身上添出許多嚼用來呢璜大奶奶說道那裡管得許多你等我說了看是怎麼樣也不容他嫂子勸一面叫老婆子熊了車坐了望

寧府裡來到了寧府進了東角門下了車進去見了賈珍的妻子尤氏未敢氣高殷殷勤勤敘過了寒温說了些閒話方問道今日怎麼沒見蓉大奶奶尤氏說他這些日子不知怎麼經期有兩個多月沒有來叫大夫熊了又說並不是喜那兩日到下半日就懶怠動了話也懶怠說眼神發眩我叫他且不必拘禮早晚不必照例上來你竟養養罷就是有親戚來還有我呢就有長輩怪你等我替你告訴連蓉哥我都嘱咐了我說你不許累指他不許招他生氣叫他好生靜養靜養就好了他要想什麼吃只管到我這裡來取倘或他有個好歹你再要要這一個媳婦兒

這麼個模樣兒這麼個性情兒只怕打着燈籠兒也沒處去找呢他這爲人行事那個親戚那個長輩不喜歡他所以我這兩日好不心煩偏生今兒早起他兄弟來瞧他誰知他那小孩子家不知好歹看見他姐姐身上不好這些事也不當告訴他就受了萬分委曲也不該向着他說誰知昨日學房裡打架不知是那裡附學的學生倒欺負了他裡頭還有些不干不淨的話都告訴了他姐姐嬸子你是知道的那媳婦雖則見了人有說有笑的他可心細心又多不拘聽見什麼話兒多要忖量個三日五夜纔罷這病就是從這用心太過上得來的今兒聽見有人欺負了

他的兄弟又是惱又是氣惱的是那狐朋狗友攛掇是弄非調三惑四氣的是爲他兄弟不學好不上心讀書以致如此學裡吵鬧他爲了這事索性連早飯還沒吃我纔到他那邊安慰了他一會又勸解了他的兄弟几句我叫他兄弟到那邊府裡找寶玉兒去了我又瞧着他吃了半盞燕窩湯我纔過來的嬸子你說我心焦不心焦況且今又沒個好大夫我想到他這病上我心裡如同針扎一般你們知道有什麼好大夫沒有金氏聽了這一番話把方纔在他嫂子家的那一團要向秦氏理論的盛氣早嚇的丟在爪窪國去了聽見尤氏問他好大夫的話連忙答道我們

也沒聽見人說什麼好大夫如今聽起大奶奶這個病來定不得還是喜呢嫂子倒別教人混治倘若治錯了可了不得尤氏道正是呢說話之間賈珍從外進來見了金氏便問尤氏道這不是璜大奶奶麼金氏向前給賈珍請了安賈珍向尤氏說讓這大奶奶吃了飯去賈珍說着話便向那屋裡去了金氏此來原要向秦氏說秦鍾欺負他兄弟的事聽見秦氏有病連提也不敢提了兒且賈珍尤氏又待的甚好因轉怒爲喜的又說了一會子閒話方家去了金氏去後賈珍方過來坐下問尤氏道今日他來有什麼說的尤氏答道倒沒說什麼一進來臉上倒像有些着惱的氣色似的及至說了半天話又提起媳婦的病他到漸漸的氣色平靜了你又叫留他吃飯他聽見媳婦這樣的病也不好意思只管坐着又說幾句閒話就去了倒沒有求什麼事如今且說媳婦這病你那裡尋一個好大夫給他瞧瞧要緊可別耽悞了現今偺們家走的這羣大夫那裡要得一個個都是聽着人的口氣兒人怎麼說他也添幾句文話兒說一遍可到殷勤的狠三四個人一日輪流着倒有四五遍來看脈大家商量着立個方兒吃了也不見效倒弄得一日三五次換衣服坐起來見大夫其實于病人無益賈珍說可是這孩子也糊塗何必又脫脫換

換的倘或又着了涼更添一層病還了得任憑什麼好衣裳又值什麼呢孩子的身體要緊就是一天穿一套新的也不值什麼我正要告訴你方纔馮紫英來看我他見我有些抑鬱之色問我是怎麼了我告訴他媳婦身子大不爽快因爲不得個好太醫診不透是喜是病又不知有妨得無妨得所以我心裡寔在着急馮紫英因說他有一個幼時從學的先生姓張名友士學問最淵博更兼醫理極精且能斷人的生死今年是上京給他兒子捐官現在他家住着呢這樣看來或者媳婦的病該在他手裡除災也未可定我已叫人拿我的名帖去請了今日天晚或未必來明日想一定來的且馮紫英又回家親替我求他務必請他來瞧的等待張先生來瞧了再說罷尤氏聽說心中甚喜因說後日又是太爺的壽日到底怎麼辦法賈珍說道我方纔到了太爺那裡去請安兼請太爺來家受一受一家子的禮太爺因說道我是清淨慣了的我不愿意往你們那是非場中去你們必定說是我的生日要叫我去受些衆人的頭你莫如把我從前注的陰騭文給我好好的叫人寫出來刻了比叫我無故受衆人的頭還強百倍呢倘或明日後日這兩天一家子要來你就在家裡好好的款待他們就是了也不必給我送什麼東西來連你後

日也不必來你要心中不安你今日就給我磕了頭去倘或後日你又跟許多人來鬧我我必和你不依如此說了後日我是再不敢去的了且叫來陞來吩咐他預備兩日的筵席尤氏因叫了賈蓉來吩咐來陞照例預備兩日的筵席要豐豐富富的你再親自到西府裡請老太太太太和你璉二嬸子來逛逛你父親今日又聽見一個好大夫已打發人請去了想明日必來你可將他這些日子的病症細細的告訴他賈蓉一一答應着出去了正遇着方纔到馮紫英家去請那先生的小子回來了因回道奴才方纔到了馮大爺家拿了老爺名帖請那先生去

那先生說道方纔這裡大爺也向我說了但是今日拜上一天的客纔回到家此時精神實在不能支持就是去到府上也不能看脈須得調息一夜明日務必到府他又說醫學淺薄本不敢當此重薦因馮大爺和府上既已如此說了又不得不去你先代我回明大人就是了大人的名帖着實不敢當仍叫奴才拿回來了哥兒替奴才回一聲兒賈蓉復回身進去回了賈珍和尤氏的話方出來叫了來陞吩咐預備兩日的筵席的話來陞聽畢自去照例料理不在話下且說次日午間門上人回道請得那張先生來了賈珍遂延入大廳坐下茶畢方開言道昨日承馮大

爺示知老先生人品學問又兼深通醫學小弟不勝欽敬
張先生道晚生粗鄙下士知識淺陋昨因馮大爺示知大
人家第謙恭下士又承呼喚敢不奉命但毫無實學倍增
汗顏賈珍道先生不必過謙就請先生進去看看兒婦仰
仗高明以釋下懷于是賈蓉同了進去到了內室見了秦
氏向賈蓉說道這就是尊夫人了賈蓉道正是請先生坐
下讓我把賤內的病症說一說再看脈何如那先生道依
小弟意下竟先看脈再請教病源爲是我初造尊府本也
不知道什麼但我們馮大爺務必叫小弟過去看看小弟
所以不得不來如今看了脈息看小弟說得是不是再將

這些日子的病勢講一講大家斟酌一個方兒可用不可
用那時太爺再定奪就是了賈蓉道先生實在高明如今
恨相見之晚就請先生看一看脈息可治不可治得以使
家父母放心于是家下媳婦們捧過迎枕來一面給秦氏
靠着一面拉着袖口露出手腕來這先生方伸手按在右
手脈上調息了至數凝神細診了半刻工夫換過左手亦
復如是診畢了說道我們外邊坐罷賈蓉于是同先生到
外邊屋裡炕上坐了一個婆子端了茶來賈蓉道先生請
茶茶畢問道先生看這脈息還治得治不得先生道看得
尊夫人脈息左寸沉數左關沉伏右寸細而無力右關虛

而無神其左寸沉數者乃心氣虛而生火左關沉伏者乃
肝家氣滯血虛右寸細而無力者乃肺經氣分太虛右關
虛而無神者乃脾土被肝木尅制心氣虛而生火者應現
今經期不調夜間不寐肝家血虛氣滯者應脇下痛腹月
信過期心中發熱肺經氣分太虛者頭目不時眩暈寅卯
間必然自汗如坐舟中脾土被肝木尅制者必定不思飲
食精神倦怠四肢酸軟據我看這脈當有這些症候纔對
或以這個的爲喜脈則小弟不敢聞命矣旁邊一個貼身
伏侍的婆子道何嘗不是這樣呢眞正先生說得如神倒
不用我們說的了如今我們家裡現有好几位太醫老爺

照着呢都不能說得這樣眞切有的說道是喜有的說道
是病這位說不相干這位又說怕冬至前後總沒有個眞
着話兒求老爺明白指示指示那先生說大奶奶這個症
候可是衆位耽擱了要在初次行經的時就用藥治起只
怕此時已全愈了如今既是把病耽慢到這地位也是應
有此災依我看起來病到尙有三分治得吃了我這藥看
若是夜間睡的着覺那時又添了二分拿手了據我看這
脈息大奶奶是個心性高强聰明不過的人但聰明太過
則不如意事常有不如意事常有則思慮太過此病是憂
慮傷脾肝木忒旺經血所以不能按時而至大奶奶從前

行經的日子問一問斷不是常縮必是常長的是不是這婆子答道可不是從沒有縮過或是長兩日三日以至十日不等都長過的先生聽道是了這就是病源了從前若能以養心調氣之藥服之何至於此這如今明顯出一個水虧火旺的症候來待我用藥看于是寫了方子遞與賈蓉上寫的是

益氣養榮補脾和肝湯

人參　白术　雲苓　熟地

歸身　白芍　川芎　黃芪

香附米　醋柴胡　懷山藥　眞阿膠

延胡索

引用建蓮子七粒去心大棗二枚

炙甘草

賈蓉看了說高明的狠還要請教先生這病與性命終久有妨無妨先生笑道大爺是最高明的人人病到這個地位非一朝一夕的病候了吃了這藥也要看醫緣了依小弟看來今年一冬是不相干的總是過了春分就可望全愈了賈蓉也是個聰明人也不往下細問了于是賈蓉送了先生去了方將這藥方子並脈案都給賈珍看了說的話也都回了賈珍並尤氏了尤氏向賈珍道從來大夫不像他說的痛快想必用藥不錯的賈珍道他原來不是混

飯吃的久慣行醫的人因爲馮紫英我們相好他好容易求了他來的既有了這個人媳婦的病或者就能好了他那方子止有人參就用前日買的那一觔好的罷賈蓉聽說畢話方出來叫人打藥去煎給秦氏吃不知秦氏服了此藥病勢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

金蓉大鬧書房一節若竟不再提則第九回書直可刪却半回若從賈璜之妻告訴發覺便難于收拾今借秦氏病中秦鍾訴知秦氏氣惱轉從尤氏口中告知金氏令金氏不敢聲言隨即掃開眞是指揮如意

張友士細說病源莫止作病看須知是描出一副色慾虛怯情狀

第十回將完結秦氏公案故細說病源以見是不起之症又帶出賈敬生日引起下回

紅樓夢卷十終

慶壽辰甯府排家宴　見熙鳳賈瑞起淫心

話說是日賈敬的壽辰賈珍先將上等可吃的東西稀奇的果品裝了十六大捧盒着賈蓉帶領家下人送與賈敬去向賈蓉說道你留神看太爺喜歡不喜歡你就行了禮起來說父親遵太爺的話不敢前來在家裡率領合家都朝上行了禮了賈蓉聽罷卽率領家人去了這裡漸漸的就有人來先是賈璉賈薔來看了各處的座位并問有什麼頑意兒沒有家人答道我們爺算計本來請太爺今日

來家所以並未敢預備頑意兒前日聽見太爺不來了現叫奴才們找了一班小戲兒並一檔子打十番的都在園子裡戲臺上預備着呢次後那夫人王夫人鳳姐兒寶玉都來了賈珍並尤氏接了進去尤氏的母親已先在這裡大家見過了彼此讓了坐賈珍尤氏二人遞了茶因笑道老太太原是個老祖宗我父親又是姪兒這樣年紀日子原不敢請他老人家來但是這時候天氣又涼爽滿園的菊花盛開請老祖宗過來散悶看看衆兒孫熱熱鬧鬧的是這個意思誰知老祖宗又不賞臉鳳姐兒未等王夫人開口先說道老太太昨日還說要來呢因爲晚上看見寶兒弟吃桃兒他老人家又嘴饞了吃了有大半個五更天時候就一連起來了兩次今日早晨略覺身子倦些因叫我回太爺今日斷不能來了說有好吃的要幾樣還要狠爛的呢賈珍聽了笑道我說老祖宗是愛熱鬧的今日不來必定有個緣故這就是了王夫人說前日聽見你大妹妹說蓉哥媳婦身上有些不大好到底是怎麼樣尤氏道他這個病得的也奇上月中秋還跟着老太太太太頑了半夜回家來好好的到了二十日已後一日此一日覺懶了又懶得吃東西這將近有半個多月經期又有兩個月沒來那夫人接着說道莫是喜罷正說着外頭人回道

大老爺二老爺並一家的爺們都來了在廳上呢賈珍連忙出去了這裡尤氏復說從前大夫也有說是喜的昨日馮紫英薦來他幼時從學過的一個先生醫道狠好瞧了說不是喜是一個大症候昨日開了方子吃了一劑藥今日頭眩的略好些別的仍不見大效鳳姐兒道我說他不是十分支持不住今日這樣日子再也不肯不掙扎着上來尤氏道你是初三日在這裡見他的他强扎掙了半天也是因你們娘兒兩個好的上頭還戀戀的捨不得去鳳姐聽了眼圈兒紅了一會子方說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這點年紀倘或因這病上有個長短人生在世有甚麼趣兒正說着賈蓉進來給那夫人王夫人鳳姐兒都請了安方回尤氏道方纔我給太爺送吃食去並回說我父親在家伺候老爺們教待一家子的爺們遵太爺的話並不敢來太爺聽了甚歡喜說這纔是叫告訴父親母親好生伺候太爺太太們叫我好生伺候叔叔嬸子並哥哥們還說那陰騭文叫他們急急刻出來印一萬張散人我將此話都回了我父親了我這會子還得快出去打發太爺們并合家爺們吃飯鳳姐兒說蓉哥兒你且站着你嬸婦今日到底是怎麼說道不好麼嬸子回來瞧瞧去就知道了于是賈蓉出去了這裡尤氏向

邢夫人王夫人道太太們在這裡吃飯還是在園子裡吃
去有小戲兒現在園子裡預備着呢王夫人向邢夫人道
這裡狠好尤氏就吩咐媳婦婆子們快擺飯來門外一齊
答應了一聲都各人端各人的去了不多時擺上了飯尤
氏讓邢夫人王夫人並他母親都上坐了他與鳳姐兒寶
玉側席坐了邢夫人道我們來原爲給大老爺拜
壽這豈不是我們來過生日來了麼鳳姐兒說大老爺原
是好養靜的已修煉成了也算得是神仙了太太們這麼
一說就叫做心到神知了一句話說得滿屋裡都笑起來
尤氏的母親並邢夫人鳳姐兒都吃了飯漱了口

淨了手纔說要往園子裡去賈蓉進來向尤氏道老爺們
並各位叔叔哥哥們都吃了飯了大老爺說家裡有事二
老爺是不愛聽戲又怕人鬧的慌都去了別的一家子爺
們破費二叔並薔大爺都讓過去聽戲去了方纔南安郡
王東平郡王西寧郡王北靜郡王四家王爺並鎮國公牛
府等六家中靖侯史府等八家都差人持名帖送壽禮來
俱回了我父親先收在帳房裡禮單都上了檔子了領謝
名帖都交給各家的來人了來人也各照例賞過都讓吃
了飯去了母親該請二位太太老娘嬸子都過園子裡去
坐着罷尤氏道也是纔吃完了飯就要過去了鳳姐兒說

我回太太我先瞧瞧蓉哥媳婦去我再過去罷王夫人道
狠是我們都要去瞧瞧倒怕他嫌我們鬧的慌說我們問
他好罷尤氏道好妹妹媳婦聽你的話你去開導開導他
我也放心你就快些過園子裡來寶玉也要跟着鳳姐兒
去瞧秦氏王夫人道你看看就過去罷那是姪兒媳婦呢
于是尤氏請了王夫人那夫人並他母親都過會芳園去
了鳳姐兒寶玉方和賈蓉到秦氏這邊來進了房門悄悄
的走到裡間房門秦氏見了要站起來鳳姐兒說快別起
來看頭暈于是鳳姐兒緊行了兩步拉住了秦氏的手說
道我的奶奶怎麼幾日不見就瘦的這樣了于是就坐在
秦氏坐的褥子上寶玉也問了好在對面椅子上坐了賈
蓉叫快倒茶來嬸子和二叔在上房還未吃茶呢秦氏拉
着鳳姐兒的手強笑道這都是我沒福這樣人家公公婆
婆當自家的女兒似的待嬸娘你姪兒雖說年輕卻是他
敬我我敬他從來沒有紅過臉兒就是一家子的長輩同
輩之中除了嬸子不用說了別人也從無不疼我的也從
無不和我好的如今得了這個病把我那要強的心一分
也沒有了公婆面前未得孝順一天兒就是嬸娘這樣疼
我我就有十分孝順的心如今也不能彀了我自想着未
必熬得過年去寶玉正把眼瞅着那海棠春睡圖并那秦

太虛寫得嫩寒鎖夢因春冷芳氣襲人是酒香的對聯不
覺想起在這裡睡晌覺時夢到太虛幻境的事來正在出
神聽得秦氏說了這些話如萬箭攢心那眼淚不覺流下
來了鳳姐兒見了心中十分難過但恐病人見了這個樣
子反添心酸倒不是來開導他勸解他的意思因說寶玉
你忒婆婆媽媽的了他病人不過是這樣說那裡就到這
田地況且年紀又不大略病病就好又回向秦氏道你別
胡思亂想豈不是自家添病了麼賈蓉道他這病也不用
別的只吃得下些飯食就不怕了鳳姐兒道寶兄弟太太
叫你快些過去呢你到別在這裡只管這麼着倒招得媳
婦也心裡不好過太太那裡又惦着你因向賈蓉說道你
先同寶叔過去我還略坐坐呢賈蓉聽說卽同寶玉過會
芳園去了這裡鳳姐兒又勸解了一番又低低說了許多
衷腸話兒尤氏打發人來了兩三遍鳳姐兒纔向秦氏說
道你好生養着我再來看你罷合該你這病要好了所以
前日遇着這個好大夫再也是不怕的了秦氏笑道任憑
他是神仙治了病治不了命嬸子我知道這病不過是挨
日子的鳳姐兒說道你只管這麼想這那裡能好呢總要
想開了纔好況且聽得大夫說若是不治怕的是春天不
好偺們若是不能吃人參的人家也難說了你公公婆婆

聽兒治得好別說一日二錢人參就是二觔也吃得起好生養着罷我就過園子裡去了秦氏又道嬸子恕我不能跟過去了閑了的時候還求過來瞧瞧我呢偺們娘兒們坐坐多說幾句閒話兒鳳姐兒聽了不覺眼圈兒又紅了說道我得了閒兒必常來看你于是帶着跟來的婆子媳婦們並寧府的媳婦婆子們從裡頭繞進園子的便門來只見

黃花滿地白柳橫坡小橋若耶之溪曲徑接天台之路石中清流滴滴籬落飄香樹頭紅葉翩翩疎林如畫西風乍緊猶聽鶯啼煖日當暄又添蛩語遥望

東南建幾處依山之榭近觀西北結三間臨水之軒笙簧盈座別有幽情羅綺穿林倍添韵致

鳳姐兒正看園中景致一步步行來正讚賞時猛然從假山石後走出一個人來向前對鳳姐說道請嫂子安鳳姐兒猛一驚將身往後一退說道這是瑞大爺不是賈瑞說道嫂子連我也不認得了鳳姐兒道不是不認得猛然一見想不到是大爺在這裡賈瑞道也是合該我與嫂子有緣我方纔偷出了席在這裡清淨地方略散一散不想就遇見嫂子這不是有緣麼說着拿眼睛不住的覷看鳳姐是個聰明人見他這個光景如何不猜八九分呢因向賈

瑞假意含笑道怪不得你哥哥常提你說你好今日見了聽你這幾句話兒就知道你是個聰明和氣的人了這會子我要到太太們那邊去呢不得合你說話等閒了再會罷賈瑞道我要到嫂子家裡去請安又怕嫂子年輕不肯輕易見人鳳姐又假笑道一家骨肉說什麼年輕不年輕的話賈瑞聽了這話心中暗喜因想道再不想今日得此奇遇那情景越發難看了鳳姐兒說道你快去入席去罷看他們拿住了罰你的酒賈瑞聽了身上已木了半邊慢慢的走着一面回過頭來看鳳姐兒故意的把腳放遲了見他去遠了心裡暗忖道這纔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那裡有這樣禽獸的人他果如此幾時叫他死在我手裡也纔緩知道我的手段于是鳳姐兒方移步前來將轉過了一重山坡兒見兩三個婆子慌慌張張的走來見鳳姐兒等道我們奶奶兒二奶奶不來急的了不得叫奴才們又來請奶奶來了鳳姐兒說你們奶奶就是這樣急腳鬼似的鳳姐兒慢慢的走着問戲文唱了幾齣了那婆子回道唱了八九齣了說話之間已到天香樓後門見寶玉和一羣丫頭小子們那裡頑呢鳳姐兒說寶兒弟別惱氣了一個了頭說道太太們都在樓上坐着呢請奶奶就從這邊上去罷鳳姐兒聽了款步提衣上了樓尤氏已在樓梯口

等着尤氏笑道你們娘兒兩個收好了見了面總捨不得來了你明日搬來和他同住罷你坐下我先敬你一鍾于是鳳姐兒至那夫人王夫人前告坐尤氏拿戲單來讓鳳姐兒點戲鳳姐兒說太太們在上如何敢點那夫人王夫人說道我們和親家太太點了好幾齣了你點幾齣好的我們聽鳳姐兒立起身來答應了接過戲單來從頭一看點了一齣還魂一齣彈詞遞過戲單來說現在唱的這雙官誥完了再唱這兩齣也就是時候了王夫人道可不是呢也該趕早叫你哥哥嫂子歇歇他們心裡又不靜尤氏說道太太們又不是常來的娘兒們多坐一會子去纔有趣天氣還早呢鳳姐兒立起身來望樓下一看說爺們都往那裡去了傍邊一個婆子道爺們纔到凝曦軒帶了十番那裡吃酒去了鳳姐兒道在這裡不便宜背地裡又不知幹什麼去了尤氏笑道那裡都像你這麼正經人呢于是說說笑笑點的戲都唱完了方纔撤下酒席擺上飯來吃畢大家纔出園子來到上房坐下吃了茶纔叫預備車向尤氏的母親告了辭尤氏率同衆姬妾並家人媳婦們送出來買珍率領衆子姪在車傍侍立都等候着見了那王二夫人說道二位嬸子明日還過來逛逛王夫人道能了我們今兒整坐了一日也乏了明日也要歇歇于是都

上車去了賈瑞猶不住拿眼看着鳳姐兒賈珍進去後李貴纔拉過馬來寶玉騎上隨了王夫人去了這裡賈珍同一家子的兄弟子姪吃過飯方大家散去次日仍是眾族人等鬧了一日不必細說此後鳳姐不時親自來看秦氏也有幾日病好了些也有幾日反些賈珍尤氏賈蓉好不焦心且說賈瑞到榮府來了幾次偏都值鳳姐兒往寧府去了這日正是十一月三十日冬至到交節的那幾日賈母王夫人鳳姐兒日日差人去看秦氏回來的人都說這幾日未見添病也未見甚好王夫人向賈母說這個症候遇着這樣節氣不添病就有指望了賈母說可是呢好生

孩子若有個長短豈不叫人疼死說着一陣心酸向鳳姐兒說道你們娘兒們好了一場明日大初一過了明日你再看看他去你細細的瞧瞧他的光景倘或好些兒你回來告訴我那孩子素日愛吃什麼你也常叫人送些給他鳳姐兒一一答應了到初二日吃了早飯來到寧府裡看見秦氏光景雖未添甚病但那臉上身上的肉都瘦乾了于是和秦氏坐了半日說了些閒話又將這病無妨的話開導了一番秦氏道好不好春天就知道了如今現過了冬又沒怎麼添症或者好的了也未可知嬸子回老太太太太放心罷昨日老太太賞的那棗泥餡的山藥糕我到

吃了兩塊倒像魅化的動的是的鳳姐兒道明日再給你送來我到你婆婆那裡瞧瞧就要赶着回去回老太太話去秦氏道嬸子替我請老太太太太的安罷鳳姐兒答應着就出來了到了尤氏上房坐下尤氏道你冷眼瞧嫂婦是怎麼樣鳳姐兒低了半日頭說道這個就沒法兒了你也該將一應的後事給他料理料理沖一沖也好尤氏道我也暗暗的叫人預備了就是那件東西不得好木頭且慢慢的辦着呢丁是鳳姐兒吃了茶說了一會子話兒說道我要快些回去回老太太的話去呢尤氏道你可緩緩的說別嚇着老人家鳳姐兒道我知道於是鳳姐兒就回來了到家中見了賈母說蓉哥媳婦請老太太安給老太太磕頭說他好些了求老祖宗放心罷他再略好些還給老祖宗磕頭請安來呢賈母道你看他是怎麼樣鳳姐兒說暫且無妨精神還好呢賈母聽了沉吟了半日因向鳳姐說你換換衣服歇歇去罷鳳姐兒答應着出來見過了王夫人到了家中平兒將烘的家常衣服給鳳姐兒換了鳳姐兒方坐下問家中沒有什麼事麼平兒方端了茶來遞了過去說道沒有什麼事就是那三百兩銀子的利銀旺兒媳婦送進來我收了再有瑞大爺使人來打聽奶奶在家沒有他要來請安說話鳳姐兒聽了哼了一聲說道

這畜生合該作死看他來了怎麼樣平兒回道這瑞大爺是爲什麼只管來鳳姐兒遂將九月裡在寧府園子裡遇見他的光景他說的話都告訴了平兒平兒說道癩蛤蟆想吃天鵝肉沒人倫的混帳東西起這樣念頭叫他不得好死鳳姐兒道等他來了我自有道理不知賈瑞來時作何光景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

第十一回專寫秦氏病重賈瑞心邪是正文賈敬生日是借作引線若非慶壽寶玉何由再至秦氏房中鳳姐何由同秦氏細談衷曲賈瑞何由撞見鳳姐

寶玉看見書聯觸起前夢一聞秦氏絮語不覺淚下迴環照應妙手深筆

單寫寶玉淚下秦氏默無一言因賈蓉鳳姐在坐也讀者思之

衷曲話必須低低說藏蓄入妙

賈瑞見色廢倫邪因喪命亦從寧府而起可見一切醜事皆由寧府謂之首罪誰曰不宜

尤氏笑說你娘兒兩個見面總捨不得你明兒搬來和他同住罷雖是戲言作書人却有深意

鳳姐哄誘賈瑞以致殞命只算是替秦鍾報仇

紅樓夢卷十一終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王熙鳳毒設相思局　賈天祥正照風月鑒

話說鳳姐正與平兒說話只見有人回說瑞大爺來了鳳姐命請進來罷賈瑞見請心中暗喜見了鳳姐滿面陪笑連連問好鳳姐兒也假意殷勤讓坐讓茶賈瑞見鳳姐如此打扮越發酥倒因餘了眼問道二哥哥怎麼還不回來鳳姐道不知什麼緣故賈瑞笑道別是路上有人絆住了腳捨不得回來了鳳姐道可知男人家見一個愛一個也是有的賈瑞笑道嫂子這話錯了我就不是這樣鳳姐笑

道像你這樣的人能有幾個呢十個裡也挑不出一個來
賈瑞聽了喜的抓耳撓腮又道嫂子天天也悶的狠鳳姐
道正是呢只盼個人來說話解解悶兒賈瑞笑道我倒天
天閒着若天天過來替嫂子解解悶兒可好麼鳳姐笑道
你哄我呢你那裡肯往我這裡來賈瑞道我在嫂子面前
若有一句謊話天打雷劈只因素日聞得人說嫂子是個
利害人在你跟前一點也錯不得所以唬住了我如今見
嫂子是個有說有笑極疼人的我怎麼不來死了也情愿
鳳姐笑道果然你是個明白人比賈蓉兄弟兩個强遠了
我看他那樣清秀只當他們心裡明白誰知竟是兩個糊
塗蟲一點不知人心賈瑞聽了這話越發撞在心坎兒上
由不得又往前湊了一湊覷着眼看鳳姐的荷包又問戴
着什麼戒指鳳姐悄悄的道放尊重些別叫了頭們看見
了賈瑞如聽綸音佛語一般忙往後退鳳姐笑道你該去
了賈瑞道我再坐一坐兒好狠心的嫂子鳳姐兒又悄悄
的道大天白日人來人往你就在這裡也不方便你且去
等到晚上起了更你來悄悄的在西邊穿堂兒等我賈瑞
聽了如得珍寶忙問道你別哄我但是那裡人過的多怎
麼好躲呢鳳姐道你只放心我把上夜的小廝們都放了
假兩邊門一關了再沒有別人來賈瑞聽了喜之不盡忙

怵的告辭而去心內以爲得手盼到晚上果然黑地裡摸入榮府趣掩門時鑽入穿堂果見漆黑無一人來往徃賈母那邊去的門已倒鎖只有向東的門未關賈瑞側耳聽着半日不見人來忽聽咯噔一聲東邊的門也關上了賈瑞急的也不敢則聲只得悄悄出來將門撼了撼關得鐵桶一般此時要出去亦不能了南北俱是大牆要跳也無攀援這屋內又是過門風空落落的現是臘月天氣夜又長朔風凜凜侵肌裂骨一夜幾乎不曾凍死好容易盼到早辰只見一個老婆子先將東門開了進來去叫西門賈瑞瞅他背着臉一溜煙抱了肩跑出來幸而天氣尚早人

都未起從後門一徑跑回家去原來賈瑞父母早亡只有他祖父代儒教養那代儒素日教訓最嚴不許賈瑞多走一步生怕他在外吃酒賭錢有懈學業今忽見他一夜不歸只料定他在外非飲即賭嫖娼宿妓那裡想到這段公案因此氣了一夜賈瑞也捻着一把汗少不得回來撒謊只說往舅舅家去的天黑了留我住了一夜代儒道自來出門非稟我不敢擅出如何昨日私自去了據此也該打何況是撒謊因此發狠拿倒打了三四十板還不許吃飯命他跪在院內讀文章定要補出十天工課來方罷賈瑞先凍一夜又遭了打且餓着肚子跪在風地裡讀文章其

苦萬狀此時賈瑞邪心未改再想不到鳳姐捉弄他過了
兩日得了空仍來找尋鳳姐鳳姐故意抱怨他失信賈瑞
急的賭咒發誓鳳姐因他自投羅網少不得再尋別計令
他知改故又約他道今日晚上你別在那裡了你在我這
房後小過道裡那間空屋裡等我可別冒撞了賈瑞道果
眞鳳姐道誰來哄你你不信就別來賈瑞道來來來死也
要來鳳姐道這會子你先去罷賈瑞料定晚間必妥此時
先去了鳳姐在這裡便點兵派將設下圈套那賈瑞只盼
不到晚上偏生家裡親戚又來了直吃了晚飯纔去那天
已有掌燈時分又等他祖父安歇方溜進榮府直往那夾

道中屋子裡來等着熱鍋上螞蟻一般只是左等不見人
影石聞也沒聲响心中害怕不住猜疑道別是又不來了
又凍一夜不成正自胡猜只見黑魆魆的來了一個人賈
瑞便意定是鳳姐不管皂白等那人剛至面前便如餓虎
撲食猫兒捕鼠的一般抱住叫道親嫂子等死我了說着
抱到屋裡炕上就親嘴扯褲子滿口裡親爹親娘的亂叫
起來那人只不做聲賈瑞扯了自己的褲子硬幫幫就想
頂入忽覺燈光一閃只見賈蓉舉着個蠟合照道誰在屋
裡聽見炕上那人笑道瑞大叔要肉我呢賈瑞一見卻是
賈蓉直臊得無地可入不知怎樣纔好回身就要跑脫被

賈薔一把揪住道別走如今璉二嬸已經告到太太跟前說你調戲他他暫用了脫身計哄你在那邊等着太太氣死過去因此叫我來拿你快跟我去見太太去賈瑞聽了魂不附體只說好姪兒你只說沒有我我明日重重的謝你賈薔道放你不值什麽只不知你謝我多少況且口說無憑寫一文契來賈瑞道這如何落紙呢賈薔道這也不妨寫一個賭錢輸了外人帳目借頭家銀若干兩便罷賈瑞道這也容易賈薔翻身出來紙筆現成拿來命賈瑞寫他兩個做好做歹只寫了五十兩銀子畫了押賈薔收起來然後撕擺賈蓉賈蓉先咬定牙不依只說明日告訴族中的人評評理賈瑞急的至於叩頭賈薔做好做歹的也寫了一張五十兩欠契纔罷賈薔又道如今要放你我就攜着不是老太太那邊的門早已關了老爺正在廳上看南京來的東西那一條路定難過去如今只好走後門若這一走倘或遇見了人連我也不好等我先去探探再來領你這屋裡你還藏不住少時就來堆東西等我尋個地方說畢拉着賈瑞仍息了燈出至院外摸着大台階底下說道這窩兒裡好只蹲着別哼一聲等我來再走說畢二人去了賈瑞此時身不由已只得蹲在那臺堦下正要盤算只聽頭頂上一聲响喨喇喇一淨桶尿糞從上面直潑

下來可巧澆了他一身一頭賈瑞忍不住噯喲一聲忙又掩住口不敢聲張滿頭滿臉皆是屎屎渾身冰冷打戰只見賈薔跑來叫快走快走賈瑞方得了命三步兩步從後門跑到家中天已三更只得叫開了門家人見他這般光景問是怎麽了少不得撒謊說天黑了失腳掉在茅厮裡了一面卽到自己房中更衣洗濯心下方想到鳳姐頭他因此發一回狠再想想鳳姐的模樣兒標緻又恨不得二時攙在懷裡胡思亂想一夜不曾合眼自此雖想鳳姐只不敢往榮府去了賈蓉等兩個常常來索銀子他又怕祖父知道正是相思尚且難禁況又添了債務日間工課又

緊他二十來歲人尚未娶親還來想着鳳姐不得到手未免有些指頭兒告了消乏更兼兩回東惱奔波因此三五下裡夾攻不覺就得了一病心內發膨脹口內無滋味腳下如綿眼中似醋黑夜作燒白日常倦下溺遺精嗽痰帶血諸如此症不上一年都添全了于是不能支持一頭跌倒合上眼還只夢魂顛倒滿口說胡話驚怖異常百般請醫療治諸如肉桂附子鱉甲麥冬玉竹等藥吃了有幾十斤下去也不見個動靜候又臘盡春回這病更又沉重代儒也着了忙各處請醫療治皆不見效因後來吃獨參湯代儒如何有這力量只得往榮府裡來尋王夫人命鳳姐

秤二兩給他鳳姐回說前兒新近替老太太配了藥那整
的太太又說留着送楊提督的太太配藥偏偏昨兒我已
着人送了去了王夫人道就是偺們這邊沒了你打發個
人往那邊你婆婆處問問或是你珍大哥哥那裡有尋些
來湊着給人家吃好了救人一命也是你們的好處鳳姐
應了也不遣人去尋只將些渣末湊了幾錢命人送去只
說太太送來的再也沒有了然後向王夫人只說都尋了
來共湊了有二兩送去那賈瑞此時要命心急無藥不吃
只是白花錢不見效忽然這日有個跛足道人來化齋口
稱專治寃業之症賈瑞偏生在內聽了直着聲叫喊說快
去請進那位菩薩來救命一面在枕頭上叩首衆人只得
帶了那道士進來賈瑞一把拉住連叫菩薩救我那道士
嘆道你這病非藥可醫我有個寶貝與你你天天看時此
命可保矣說畢從搭連中取出正反面皆可照人的鏡背
上面鑿着風月寶鑑四字遞與賈瑞道這物出自太虛元
境空靈殿上警幻仙子所製專治邪思妄動之症有濟世
保生之功所以帶他到世上來單與那些聰明俊風雅
王孫等看照千萬不可照正面只照他的背面要緊要緊
三日後吾來收取管叫他好了話畢徜徉而去衆人苦留
不住賈瑞接了鏡子想道這道士倒有意思我何不照一

照試試想畢拿起風月寶鑑來向反面一照只見一個骷髏立在裡面唬得賈瑞連忙掩了罵道士混帳如何嚇我我倒再照照正面是什麼想着便將正面一照只見鳳姐站在裡面點首兒叫他賈瑞心中一喜蕩悠悠覺得進了鏡子與鳳姐雲雨一番鳳姐仍送他出來到了床上嗳喲了一聲一睜眼鏡子從新又掉過來仍是反面立着一個骷髏賈瑞自覺汗津津的底下已遺了一灘精心中到底不足又翻過正面來只見鳳姐還招手叫他他又進去如此三四次到了這次剛要出鏡子來只見兩個人走來拿鐵鎖把他套住拉了就走賈瑞叫道讓我拿了鏡子再走只說這句就再不能說話了旁邊伏侍的人只見他先還拿着鏡子照落下來仍睜開眼拾在手內未後鏡子掉下來便不動了衆人上來看看已嚥了氣身子底下冰涼粘濕一大灘精這纔忙着穿衣抬床代儒夫婦哭的死去活來大罵道士是何妖鏡若不毀此鏡遺害世人不小遂命架火來燒只聽空中叫道誰教你們瞧正面了的你們自己以假爲眞爲何燒我此鏡忽見那鏡從空中飛出代儒出門看時只見還是那個疲足道人喊道誰毀風月寶鑑說着搶了鏡子眼看着他飄然去了當下代儒料理喪事各處去報三日起經七日發引寄靈毓秀寺日後帶回原

籍、一時賈家衆人齊來弔問榮府賈赦贈銀二十兩賈政
也是二十兩寧府賈珍亦有二十兩其餘族中人貧富不
一或一二兩三四兩不等外又有各同窓家中分貧也奏
了二三十兩代儒家道雖然淡薄得此幫助到也豐豐富
富完了此事誰知這年冬底林如海因爲身染重疾寫書
來特接林黛玉回去賈母听了未免又加憂悶只得忙忙
的打點黛玉起身寶玉大不自在爭奈父女之情也不好
攔阻于是賈母定要賈璉送他去仍叫帶回來一應土儀
盤費不消繁絮說自然要妥貼作速擇了日期賈璉與林
黛玉辭別了衆人帶領僕從登舟往揚州去了要知端的

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

第十二回寫賈瑞之痴邪及鳳姐之險詐眞有張璪
畫松雙管齊下一作生拆一作枯枝之妙

賈瑞固屬邪淫然使鳳姐初時一聞邪言卽正色呵
斥亦何至心迷神惑至于殞命乃鳳姐不但不正言
拒斥反以情話挑引且兩次誆約毒施凌辱竟是誘
人犯法置之死地而後已不但極寫鳳姐之刁險且
以描其平日鍾情之處亦必如此引盜入室

第二次賈瑞說死也要來說出一個死字是讖語又

是伏筆

鳳姐點兵派將不叫別人獨叫賈蓉賈薔此何等醜事而令此二人做圈套是作者深文刻筆

蜡燭忽來紙筆現成又引至院外想見鳳姐設謀定計時光景

跛足道人忽然而來取給風月寶鑑回照第一回內所敘書名賈瑞因此喪生好色者當發深省

背面是枯髏正面是鳳姐美人即枯髏枯髏即美人所謂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也

借賈瑞停棺逗出鐵檻寺伏筆自然

賈瑞死于淫秦氏亦死于淫賈瑞是實秦氏是主故下回即寫秦氏病亡

紅樓夢卷十二終

秦可卿死封龍禁尉

話說鳳姐兒自賈璉送黛玉往揚州去後心中實在無趣每到晚間不過同平兒說笑一回就胡亂睡了這日夜間正和平兒燈下擁爐倦繡早命濃薰繡被二人睡下屈指算行程該到何處不知不覺已交三鼓平兒已睡熟了鳳姐方覺睡眼微矇恍惚只見秦氏從外走進來含笑說道嬸嬸好睡我今日回去你也不送我一程因娘兒們素日相好我捨不得嬸嬸故來別你一別還有一件心願未了

非告訴嬸嬸別人未必中用鳳姐聽了恍惚問道有何心
願只管託我就是了秦氏道嬸嬸你是個脂粉隊裡的英
雄連那些束帶頂冠的男子也不能過你你如何連兩句
俗語也不曉得常言月滿則虧水滿則溢又道是登高必
跌重如今我們家赫赫揚揚已將百載一日樂極生悲者
應了那句樹倒猢猻散的俗語豈不虛稱了一世詩書舊
族了鳳姐聽了此話心中不快十分敬畏忙問道這話慮
的極是但有何法可以永保無虞秦氏冷笑道嬸嬸好凝
也否極泰來榮辱自古週而復始豈人力所能保常的但
如今能于榮時籌畫下將來衰時的世業亦可以常永保

全了即如今日諸事俱妥只有兩件未妥若把此事如此
一行則日後可保永全了鳳姐便問何事秦氏道目今祖
塋雖四時祭祀只是無一定的錢糧第二家塾雖立無一
定的供給依我想來如今盛時固不缺祭祀供給但將來
敗落之時此二項有何出處莫若依我定見趁今日富貴
將祖塋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畝以備祭祀供給之費皆
出自此處將家塾亦設于此合同族中長幼大家定了則
例日後按房掌管這一年的地畝錢糧祭祀供給之事如
此週流又無爭競也沒有典賣諸弊便是有罪他物可入
官這祭祀產業連官也不入的便敗落下來子孫回家讀

書務農也有個退步祭祀又可永繼若目今以爲榮華不
絕不思後日終非長策眼見不日又有一件非常喜事眞
是烈火烹油鮮花着錦之盛要知道也不過是瞬息的繁
華一時的歡樂萬不可忘了那盛筵不散的俗語若不早
爲後慮只恐後悔無益了鳳姐忙問有何喜事秦氏道天
機不可洩漏只是我與嬸嬸好了一場臨別贈你兩句話
須要記着因念道

三春去後諸芳盡　各自須尋各自歸

鳳姐還欲問時只聽二門上傳事雲板連叩四下正是喪
音將鳳姐驚醒人回東府蓉大奶奶沒了鳳姐嚇一身冷
汗出了一回神只得忙穿衣往王夫人處來彼時合家皆
知無不悶悶都有些傷心那長一輩的想他素日孝順平
輩的想他素日和睦親密下一輩的想他素日的慈愛以
及家中僕從老小想他素日憐貧惜賤愛老慈幼之恩莫
不悲號痛哭閒言少敘卻說寶玉因近日林黛玉回去剩
得自己落單也不和人頑要每到晚間便索然睡了如今
從夢中聽見說秦氏死了連忙翻身爬起來只覺心中似
戳了一刀的不覺哇的一聲直奔出一口血來襲人等慌
慌忙忙上來扶着問是怎麼樣的又要回賈母去請大夫
寶玉道不用忙不相干這是急火攻心血不歸經說着便

爬起來要衣服換了來見賈母卽時要過去襲人見他如此心中雖放不下又不敢攔阻只得由他罷了賈母見他要去因說纔嘔氣的人那裡不乾淨二則夜裡風大等明早再去不遲寶玉那裡肯依賈母命人備車多派跟從人役擁護前來一直到了寧國府前只見府門大開兩邊燈火照如白晝亂烘烘人來人往裡面哭聲搖山振岳寶玉下了車忙忙奔至停靈之室痛哭一番然後見過尤氏誰知尤氏正犯了胃痛舊症睡在床上然後又出來見賈珍彼時賈代儒代修賈敕賈效賈敦賈赦賈政賈琮賈瑸賈珩賈珖賈琛賈璜賈璘賈薔賈菖賈蓼賈芸賈芹賈芬賈蘭賈菌賈芝等都來了賈珍哭的淚人一般正和賈代儒等說道合家大小遠親近友誰不知我這媳婦比兒子還強十倍如今伸腿去了可見這長房內絕滅無人了說着又哭起來衆人忙勸道人已辭世哭也無益且商議如何料理要緊賈珍拍手道如何料理不過儘我所有罷了正說着只見秦業秦鍾並尤氏的幾個眷屬尤氏姊妹也都來了賈珍便命賈瑸賈珖賈璘賈薔四個人去陪客一面吩咐去請欽天監陰陽司來擇日擇准停靈七七四十九日單請一百零八僧衆在大廳上拜大悲懺超度前亡

後化鬼魂另設一壇于天香樓上是九十九位全眞道士
打十九日解冤洗業醮然後停靈于會芳園中靈前另外
五十衆高僧五十位高道對壇按七作好事那賈敬聞得
長孫媳死了因自爲早晚就要飛昇如何肯又回家染了
紅塵將前功盡棄故此並不在意只憑賈珍料理且說賈
珍恣意奢華看板時幾副杉木板皆不中意可巧薛蟠來
弔因見賈珍尋好板便說我們本店裡有一付板叫作什
麽檣木出在潢海鉄網山上作了棺材萬年不壞這還是
當年先父帶來的原係義忠親王老千歲要的因他壞了
事就不會用現在還封在店裡也沒有人買得起你若是
要就來看看賈珍聽說甚喜即命抬來大家看時只見幫
底皆厚八寸紋若槟榔味若檀麝以手扣之聲如玉石大
家稱奇賈珍笑問道價值幾何薛蟠笑道拿着一千兩銀
子只怕沒買處什麽價不價賞他們幾兩銀子作工錢便
是了賈珍聽說忙謝不盡即命解鋸造成賈政因勸道此
物恐非常人可享僭以上等杉木也罷了賈珍如何肯聽
忽又聽見秦氏之了蓉名喚瑞珠的見秦氏死了也觸柱
而亡此事可罕合族都稱嘆賈珍遂以孫女之禮殯殮之
一並停靈于會芳園之登仙閣又有小了蓉名寶珠的因
秦氏無出乃愿爲義女請任摔喪駕靈之任賈珍甚喜即

時傳命從此皆呼寶珠爲小姐那寶珠按未嫁女之禮在
靈前哀哀欲絕于是合族人丁並家下諸人都各遵舊制
行事自不得錯亂賈珍因想道賈蓉不過是個黌門監靈
牀上寫時不好看便是執事也不多因此心下甚不自在
可巧這日正是首七第四日早有大明宮掌宮內監戴權
先備了祭禮遣人來矣坐了大轎打道鳴鑼親來上祭賈
珍忙接陪讓坐至逗蜂軒獻茶賈珍心中早打定了主意
因而趁便就說要與賈蓉捐個前程的話戴權會意因笑
道想是爲喪禮上風光些賈珍忙道老內相所見不差戴
權道事到湊巧正有個美缺如今三百員龍禁尉缺了兩
員昨兒襄陽侯的兄弟老三來求我現拿了一千五百兩
銀子送到我家裡你知道偺們都是老相好不拘怎麼樣
看着他爺爺的分上胡亂應了還剩了一個缺誰知永興
節度使馮胖子要求與他孩子捐我就沒工夫應他既是
偺們的孩子要捐快寫個履歷來賈珍忙命人寫了一張
紅紙履歷來戴權看了上寫着江南應天府江寧縣監生
賈蓉年二十歲曾祖原任京營節度使世襲一等神威將
軍賈代化祖丙辰科進士賈敬父世襲三品爵威烈將軍
賈珍戴權看了回手遞與一個貼身的小廝收了道回去
送與戶部堂官老趙說我拜上他起一張五品龍禁尉的

票再給個執照就把這履歷填上明日我來兌銀子送過
去小廝答應了戴權告辭賈珍欵留不住只得送出府門
臨上轎賈珍問銀子還是我到部去兌還是送入內相府
中戴權道若到部兌你又吃虧了不如秤准一千兩銀子
送到我家就完了賈珍感謝不盡因說待服滿後親帶大
小大到府叩謝于是作別接着又聽喝道之聲原來是忠
靖侯史鼎的夫人來了史湘雲王夫人那夫人鳳姐等剛
迎入正房又見錦鄉侯川寧侯壽山伯三家祭禮也擺在
靈前少時三人下轎賈珍接上大廳如此親朋你來我去
也不能計數只這四十九日寧國府街上一條白漫漫人

來人往花簇簇官來官去賈珍令賈蓉次日換了吉服頭
戴烏紗帽腰繫銀帶親自來回來靈前供用執事等物俱按五品職例靈牌疏上皆
寫誥授賈門秦氏宜人之神位會芳園臨街大門洞開兩
邊起了鼓樂廳兩班青衣按時奏樂一對對執事擺的刀
斬斧截更有兩面硃紅銷金大牌皆在門外上面大書道
防護內廷紫禁道御前侍衛龍禁尉對面高起看宣壇僧
道對壇榜上大書世襲寧國公冢孫婦防護內庭御前侍
衛龍禁尉賈門秦氏宜人之喪四大部州至中之地奉天
承運太平之國總理虛無寂靜教門僧錄司正堂萬虛總
理元始正一教門道紀司正堂葉生等敬謹修齋朝天叩

佛以及恭請諸伽藍揭諦功曹等神聖恩普錫神威遠振
四十九日銷災洗業平安水陸道場等語亦不及繁記只
是賈珍雖然心滿意足但裡面尤氏又犯了舊疾不能料
理事務惟恐各誥命來往虧了禮數怕人笑話因此心中
不自在當下正憂慮時因寶玉在側便問道事事都靠安
貼了大哥哥還愁什麼賈珍便將裡面無人的話告訴了
他寶玉聽說笑道這有何難我薦一個人與你襯理這一
個月的事管保妥當賈珍忙問是誰寶玉見坐間還有許
多親友不便明言走向賈珍耳邊說了兩句賈珍聽了喜
不自勝笑道果然妥貼如今就去說着拉了寶玉辭了衆

人便往上房裡來可巧這日非正經日期親友來的少裡
面不過幾位近親堂客那夫人王夫人鳳姐並合族中的
內眷陪客聞人報大爺進來了唬的衆婆娘媳婦的一聲往
後藏之不迭獨鳳姐欵欵貼了起來賈珍此時也有些病
症在身二則過于悲痛因拄個拐杖了進來那夫人等因
說道你身上不好又連日事多該歇歇纔是又進來做什
麼賈珍一面拄拐杖掙着要蹲身跪下請安道乏那夫人
等忙叫寶玉攙住命人掇椅子與他坐賈珍不肯坐因勉
強陪笑道姪兒近來有一件事要求二位嬸嬸並大妹妹
那夫人等忙問什麼事賈珍忙忙道嬸嬸自然知道如今

孫子媳婦沒了姪兒媳婦又病倒我看裡頭着實不成體統要厥尊大妹妹一個月在這裡料理料理我就放心了那夫人笑道原來爲這個你大妹妹現在你二嬸嬸家只和你二嬸嬸說就是了王夫人忙道他一個小孩子何曾經過這些事倘或料理不清反叫人笑話倒是再煩別人好賈珍笑道嬸嬸的意思姪兒猜着了是怕大妹妹勞苦了若說料理不開從小兒大妹妹頑笑時就有殺伐決斷如今出了閣在那府裡辦事越發歷練老成了我想了這幾日除了大妹妹再無人可來了嬸嬸不看姪兒與姪兒媳婦面上只看死的分上罷說着流下淚來王夫人心中

悟的是鳳姐未經過喪事怕他料理不起被人見笑今見賈珍苦苦的說心中已活了幾分卻又眼看着鳳姐出神那鳳姐素日最喜攬事好賣弄能幹今見賈珍如此央他心中早已允了又見王夫人有活動之意便向王夫人道大哥說得如此懇切太太就依了罷王夫人悄悄的問道你可能麼鳳姐道有什麼不能算外面的大事已經大哥料理清了不過是裡面照管照管便是我有不知的問太太就是了王夫人聽說得有理便不出聲賈珍見鳳姐允了又陪笑道也管不得許多了橫豎要求大妹妹辛苦辛苦我這裡先與大妹妹行禮等完了事我再到那府裡

去謝說着便作揖下去鳳姐連忙還禮不迭賈珍便命人取了寧國府對牌來命寶玉送與鳳姐說道妹妹愛怎麼就怎麼樣辦要什麼只管拿這個取去也不必問我只求別存心替我省錢要好看爲上一則也同那府裡一樣待人纔好不要存心怕人抱怨只這兩件外我再沒不放心的了鳳姐不敢就接牌只看着王夫人王夫人道珍哥既這麼說你就照看照看罷了只是別自作己意有了事打發人問你哥哥嫂子一聲兒要緊寶玉早向賈珍手裡接過對牌來遞與鳳姐了又問妹妹還是住在這裡還是天天來呢若是天天來越發辛苦了我這裡趕着收拾出一個院落來妹妹住過這幾日倒安穩鳳姐笑說不用那邊也離不得我倒是天天來的好賈珍說也罷也罷然後又說了一回閒話方經出去一時女眷散後王夫人因問鳳姐你今兒怎麼樣鳳姐道太太只管請回去我須得先理出一個頭緒來經回去得呢王夫人聽說便先同那夫人回去不在話下這裡鳳姐來至三間一所抱廈來坐了因想頭一件是人口混雜遺失東西二件事無專管歸期推委二件需用過費濫支冒領四件在無大小苦樂不均五件家人豪縱有臉者不能服鈐束無臉者不能上進此五件實是寧府中風俗不知鳳姐如何處治且聽下回分

解

評曰

秦氏託夢籠罩全部盛衰且以見一衰便難再盛須早爲後日活計是作者借以規勸賈府

寶玉一聞秦氏凶信便心如刀戳吐出血來夢中雲雨如此迷人其然豈其然乎

秦氏一死合族俱到男女姻親亦皆齊集固見秦氏平日頗得人心亦以見賈珍素日之愛憐其媳

秦氏死後不寫賈蓉悼亡單寫賈珍痛媳又必寫好棺必欲封誥僧道薦亡極盛無以加皆是作者深文

鳳姐協理喪事既見其才又見其權若非尤氏愚病賈珍難于相請脫卸處不露痕迹

鳳姐協理秦氏之喪固顯其有才有權然幸是盛時呼應俱靈反照一百十回買母喪事

紅樓夢卷十三終